博異志

〔唐〕谷神子 撰

集異記

〔唐〕薛用弱 撰



古小說叢刊

博異志

〔唐〕谷神子撰

集異記

〔唐〕薛用弱撰

中華書局

博異志、集異記

〔唐〕谷神子撰、〔唐〕薛用弱撰

*

中　華　書　局　出　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・5印張・83千字

1980年12月第1版　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500 册

統一書號：10018・457　　定價：0.48元

出版說明

《博異志》是一本比較著名的唐人傳奇集。作者谷神子，見于本書自序。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衢州本卷十三）說：「或曰名還古，而不知其姓。」明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三十六《二酉綴遺》中認爲卽唐代詩人鄭還古。後人多從此說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又爲之找出了一些佐證，大致可以肯定。

本書原名《博異志》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和宋人書目著録都是如此。明人刻本如《古今逸史》等題作《博異記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也作「記」，當爲後人所改。原書三卷，宋人著録如《郡齋讀書志》等作一卷，大概已有散佚。現以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爲底本，加以點校，另據中華書局版汪紹楹校本《太平廣記》輯録佚文，作爲補編，附印于後。《太平廣記》引本書出處或作《博異記》，或作《傳異記》，似卽《博異志》之譌，現一併輯入，在附注中加以說明。傳爲馮贄編纂的《雲仙雜記》卷九引有《博異志》的《一杯羹三萬錢》、《縑繫南山樹》兩條，不像是本書的佚文，今不録。

《集異記》也是一本常爲人引用的唐人傳奇集。作者薛用弱，字中勝，長慶中光州刺史（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），大和初自儀曹郎出守弋陽，爲政嚴而不殘（見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一二引《三

水小牘》)。原書三卷,宋以後或作二卷,或作一卷。本書用作底本的《顧氏文房小説》本只有十六條,不是完本。清人陸心源曾據《太平廣記》輯録佚文四卷,編入《羣書校補》。但《廣記》引書常有錯誤,未必都出自薛用弱的書。如卷二七六《張天錫》條,原注「出李産集異傳」,當爲郭季産《集異記》之譌,魯迅已輯入《古小説鉤沉》,現在就不再收録。又如卷二七六《孫氏》條,卷三六八《劉玄》條、《游先朝》條,也不像薛著,現在附録于後,以備查考。另外,宋人的《新編分門古今類事》中也引有《集異記》,只輯録了《鄭絪拜相》一條,其餘除《佐卿留箭》一條已見本書外,還有《殺狐之兆》一條,記契丹耶律氏事,顯然不是薛著。《太平御覽》等書所引《集異記》,魯迅都輯入郭季産《集異記》,現在一概不收。補編部分全部用汪校本《太平廣記》覆核。有關校輯的情況,請參看各條後的附注。

這兩種書的點校工作,最初由王達津同志承擔;又經編輯部同志作了整理加工,並輯録了補編部分。遺誤不當之處,希望讀者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目録

卷一

卷二

補編

集異記卷第一

河東薛用弱撰

徐佐卿

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，雲間有孤鶴徊翔焉。上親御弧矢，一發而中。其鶴則帶箭徐墜，將及地丈許，欻然矯翰西南而逝。萬衆極目，良久乃滅。益州城距郭十五里，有明月觀焉，依山臨水，松桂深寂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，莫得而居。觀之東廊第一院，尤爲幽絕。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，風局清古，一歲率三四而至焉。觀之耆舊，因虛其院之正堂，以俟其來，而佐卿至則棲焉。或三五日，或旬朔，言歸青城，甚爲道流之所傾仰。一日忽自外至，神爽不怡，謂院中人曰：「吾行山中，偶爲飛矢所加，尋已無恙矣。然此箭非人間所有，吾留之於壁上，後年箭主到此，卽宜付之，慎無墜失。」仍援毫記壁云：「留箭之時，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。」及玄宗避狄幸蜀，暇日命駕行遊，偶至斯觀。樂其佳景，因遍幸道室。既入此堂，忽覩掛箭，則命侍臣取而玩之，蓋御箭也。深異之，因詢觀之道士，皆以實對。卽視佐卿所題〔一〕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。佐卿蓋中箭孤鶴耳。究其題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。上大奇之，因收其箭而寶

焉。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。

〔一〕「視」原作「是」，據《廣記》卷三六引《廣德神異録》改。

王積薪

玄宗南狩，百司奔赴行在，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。蜀道隘狹，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，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。積薪棲棲而無所入，因沿溪深遠，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。但有婦姑，止給水火。纔暝，婦姑皆闔户而休。積薪棲于簷下，夜闌不寐。忽聞堂内姑謂婦曰：「良宵無以爲適，與子圍棋一賭可乎？」婦曰：「諾。」積薪私心奇之。況堂内素無燈燭，又婦姑各處東西室。積薪乃附耳門扉，俄聞婦曰：「起東五南九置子矣。」姑應曰：「東五南十二置子矣。」婦又曰：「起西八南十置子矣。」姑又應曰：「西九南十置子矣。」每置一子，皆良久思惟。夜將盡四更，積薪一一密記，其下止三十六。忽聞姑曰：「子已敗矣，吾止勝九枰耳。」婦亦甘焉。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，孤姥曰：「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。」積薪即出橐中局，盡平生之秘妙，而布子未及十數，孤姥顧謂婦曰：「是子可教以常勢耳。」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，其意甚略。積薪即更求其説，孤姥笑曰：「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。」積薪虔謝而别。行十數步再詣，則已失向之室閭矣。自是積薪之藝絶無其倫。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，罄竭心力，較其九枰之勝，

終不得也。因名「鄧艾開蜀勢」。至今棋圖有焉，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。

平等閣

隋開皇中，釋子澄空，年甫二十，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，高七十尺焉。鳩集金炭，細求用度，周二十年，物力乃辦。於是告報遐邇，大集賢愚，然後選日而寫像焉。及烟焰息滅，啓鑪之後，其像無成。澄空卽深自咎責，稽首懺悔，復堅前約，再謀鑄造。精勤艱苦，又二十年，事費復備。則又告報遐邇，大集賢愚，然後選日而寫像焉。及啓鑪，其像又復無成。澄空於是呼天求哀，叩佛請罪，大加貶挫，深自勤勵。又二十年，功力復集。乃告遐邇，大集賢愚，然後選日而寫像焉。及期，澄空乃登鑪巔，百尺懸絶，揚聲謂觀者曰：「吾少發誓願，鑄寫大佛，今年八十，兩已不成。此更違心，則吾無身以終志矣。況今衆善虛費積年，如或踵前失，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。吾今俟其啓鑪，欲於金液而捨命焉。一以謝愆於諸佛，二以表誠於衆善。儻大像圓滿，後五十年，吾當爲建重閣耳。」聚觀萬衆，號泣諫止，而澄空殊不聽覽。俄而金液注射，赫耀踊躍。澄空於是揮手辭謝，投身如飛鳥而入焉。及開鑪，鐵像莊嚴端妙，毫髮皆備。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。而佛身洪大，功用極廣，自非殊力，無由而致。開元初，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，出游，因仰大像歎曰：「如此相好，而爲風日所侵，痛哉！」卽施錢七萬緡。周歲之內，而重閣成就，只今

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。計僧死像成之日，至暠，正五十年矣。以釋法推之，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？

裴珙

裴孝廉珙者，家在洛京。仲夏自鄭西歸，及端午以覲親焉。下駟蹇劣，日勢已晚，方至石橋，於是驅馬徒行，情顧甚速。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，步驟極駿，顧珙有仁色。珙因謂曰：「子非投夕入都哉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珙曰：「珙有懇誠，將丐餘力於君子，子其聽乎？」卽以誠告之。乘馬者曰：「但及都門而下，則不違也。」珙許約。因顧謂己之二僮曰：「爾可緩驅疲乘，投宿於白馬寺西，吾之表兄竇温之墅，來辰徐歸。」因上馬揮鞭而騖。俄頃至上東門，遂歸其馬，珍重而別。乘馬者馳去極速。珙居水南，日已半規，卽促步而進，及家暝矣。入門，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。珙乃前拜，曾莫顧瞻，因俯階高語曰：「珙自外至。」卽又不聞。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，亦無應者，笑言自若。珙心神忿惑，因又極叫，皆亦不知。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：「珙在何處，那今日不至耶？」遂涕下，而坐者皆泣。珙私怪曰：「吾豈爲異物耶？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！」因出，至通衢，徘徊久之。有貴人導從甚盛，遙見珙，卽以鞭指之曰：「彼乃生者之魂也。」俄有佩櫜鞬者，出於道左曰：「地界啓事，裴珙孝廉，命未合終，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，借馬送歸以爲戲耳。

今當領赴本身。」貴人微哂曰：「小兒無理，將人命爲戲，明日與尊父書，令笞之。」既至，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，度門隙中，至寶莊。橐鞬者令其閉目，自後推之，省然而蘇。其二僮皆曰：「向者行至石橋，察郎君疾作，語言大異，懼其將甚，因投於此。既至則已絕矣。」珙驚嘆久之，少頃無恙。及歸，乃以其實陳於家。余於上都自見竇温，細話其事。

蕭穎士

蘭陵蕭穎士，楊府功曹，秩滿南遊，行侶共濟瓜洲。舟中有二少年，熟視穎士，相顧曰：「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。」穎士是鄱陽曾孫，即自款陳。二子曰：「吾識爾祖久矣。」穎士以廣衆中，未敢詢訪。俟及岸，方將啓請，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。穎士必謂非仙則神，虔心嚮矚而已。明年，穎士北歸，止於盱眙邑長之署。方與邑長下簾晝坐，自門遽白云：「某吏於某處，擒獲發塚盜，共五六人。」登令召入，皆反接其手，束縛甚固，旅之于庭，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，穎士驚曰：「斯二人非仙則神。」因具述曩事。邑長卽令先窮二子，須臾款伏，佐驗明著，皆云：「我之發丘墓，今有年矣。」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。皆曰：「我嘗開鄱陽王冢，大獲金玉。當門有貴人，顏色如生，年方五十，髭鬢斑白，僵卧於石榻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，無少差異。我舟中遇子，又知蕭氏，固是鄱陽胤也。因此啓言，我豈有他術哉！」用弱嘗聞人之紹續，其或三五世，

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，斯豈驗歟？

韋宥

元和中，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，忽忽不怡。江波脩永，舟船燠熱。一日晚涼，乃跨馬登岸，依舟而行。忽逢淺沙亂流，蘆葦青翠，因縱轡飲馬。而蘆枝有拂鞭者，宥因閑援熟視，忽見新絲箏絃，周纏蘆心。宥卽拔蘆伸絃，其長倍尋。則試縱之，應手復結。宥奇駭，因置于懷。行次江館，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。宥故駙馬也，家有妓樂，卽付箏妓曰：「我於蘆心得之，頗甚新緊。然沙洲江徼，是物何自而來，吾甚異之。試施於器，以聽其音。」妓將安之，更無少異，唯短二三寸耳。方饌，妓卽置之赴食，隨置復紉。及食罷就視，則已蜿蜒舒展，選蠕搖動。妓乃驚告，衆來競觀，而雙眸瞭然矣。宥駭曰：「得非龍乎？」遽命衣冠，焚香致敬，盛諸盂水之內，而投於江。纔及中流，風浪皆作，蒸雲走電，咫尺昏晦。俄有白龍長百丈〔一〕，挐攫昇天，衆咸覩之，良久乃滅。

〔一〕「百丈」，《廣記》卷四二二引作「百尺」。

蔡少霞

蔡少霞者，陳留人也。性情恬和，幼而奉道。早歲明經得第，選蘄州參軍。秩滿，漂寓江淮者久之，再授兗州泗水丞。遂於縣東二十里，買山築室，爲終焉之計。居處深僻，俯近龜蒙，水石雲霞，境象殊勝。少霞世累早祛，尤諧夙尚。於一日沿溪獨行，忽得美蔭，因就憩焉。神思昏然，不覺成寐。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，隨之遠遠〔一〕，乃至城郭處所。碧天虛曠，瑞日曈曨，人俗潔清，卉木鮮茂。少霞舉目移足，惶惑不寧，即被導之令前。經歷門堂，深邃莫測。遥見玉人當軒獨立，少霞遽脩敬謁。玉人謂曰：「愍子虔心，今宜領事。」少霞靡知所謂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，止於石碑之側，謂少霞曰：「召君書此，賀遇良因。」少霞素不工書，即極辭讓。鹿幘人曰：「但按文而録，胡乃拒違！」俄有二青僮，自北而至。一捧牙箱，内有兩幅紫絹文書，一賫筆硯，即付少霞曰：「法此而寫。」少霞凝神搦管，頃刻而畢。因覽讀之，已記於心矣。題云：「蒼龍溪新宮銘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良常西麓，源澤東灘。新宮宏宏，崇軒巘巘。雕珉盤礎〔二〕，鏤檀竦楶〔三〕。璧瓦鱗差，瑶階肪截。閣凝瑞霧，樓横祥霓。騶虞巡徼，昌明捧闑。珠樹規連，玉泉矩洩。靈飈遐集，聖日俯晰。太上游儲，無極便闕。百神守護，諸真班列。仙翁鵠駕，道師冰潔。飲玉成漿，饌瓊爲屑。桂旗不動，蘭屋互設。妙樂竟臻〔四〕，流鈴閒發。天籟虛徐，風簫泠澈。鳳歌諧律，鶴舞會節。三變玄雲，九成絳闕。易遷虛語，童初浪説。如毁乾坤，自有日月。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。」於是少霞方更周視，遂爲鹿幘人促之，忽遽而返，醒然遂寤。

急命紙筆，登即紀錄。自是兗豫好奇之人，多詣少霞，詢訪其事。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。用弱亦常至其居，就求第一本視之，筆迹宛有書石之態。少霞無文，乃孝廉一叟耳，固知其不妄矣。少霞爾後修道尤劇，元和末，已云物故。

〔一〕「遠遠」，《廣記》卷五五作「遠遊」。

〔二〕「珉」原作「玳」，據《廣記》改。

〔三〕「楶」原作「桀」，據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三引改。按：《文選·吴都賦》：「雕欒鏤楶。」楶音節，梁也，與「巇」、「截」等字叶韻。「竦桀」《廣記》作「楝臬」，亦誤。

〔四〕「竟臻」，《廣記》作「兢奏」。按：「兢」當作「競」。

集異記卷第二

集翠裘

則天時，南海郡獻集翠裘，珍麗異常。張昌宗侍側，則天因以賜之。遂命披裘，供奉雙陸。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，則天令昇座，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。梁公拜恩就局。則天曰：「卿二人賭何物？」梁公對曰：「爭先三籌，賭昌宗所衣毛裘。」則天謂曰：「卿以何物爲對？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：「臣以此敵。」則天笑曰：「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，卿之所指，爲不等矣。」梁公起曰：「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，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，對臣之袍，臣猶怏怏。」則天業已處分，遂依其說。而昌宗心赧神沮，氣勢索莫，累局連北。梁公對御就褫其裘，拜恩而出。及至光範門，遂付家奴衣之，乃促馬而去。

王維

王維右丞，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。性閑音律，妙能琵琶，遊歷諸貴之間，尤爲岐王之所眷重。

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。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，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〔一〕，令以九臯爲解頭。維方將應舉，具其事言於岐王，仍求庇借。岐王曰：「貴主之强，不可力争，吾爲子畫焉。子之舊詩清越者，可録十篇，琵琶之新聲怨切者，可度一曲，後五日當詣此。」維即依命，如期而至。岐王謂曰：「子以文士，請謁貴主，何門可見哉！子能如吾之教乎？」維曰：「謹奉命。」岐王則出錦繡衣服，鮮華奇異，遣維衣之。仍令賫琵琶，同至公主之第。岐王入曰：「承貴主出内，故携酒樂奉讌。」即令張筵，諸伶旅進。維妙年潔白，風姿都美，立於前行，公主顧之，謂岐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」答曰：「知音者也。」即令獨奏新曲，聲調哀切，滿座動容。公主自詢曰：「此曲何名？」維起曰：「號《鬱輪袍》。」公主大奇之。岐王曰：「此生非止音律，至於詞學，無出其右。」公主尤異之，則曰：「子有所爲文乎？」維即出獻懷中詩卷。公主覽讀，驚駭曰：「皆我素所誦習者，常謂古人佳作，乃子之爲乎？」因令更衣，昇之客右。維風流蘊藉，語言諧戲，大爲諸貴之所欽矚。岐王因曰：「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，誠爲國華矣。」公主乃曰：「何不遣其應舉？」岐王曰：「此生不得首薦，義不就試，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。」公主笑曰：「何預兒事，本爲他人所託。」顧謂維曰：「子誠取解，當爲子力。」維起謙謝。公主則召試官至第，遣宮婢傳教。維遂作解頭，而一舉登第〔二〕。

〔一〕「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」，《廣記》卷一七九引作「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」。

〔二〕《廣記》此下有：「矣。及爲太樂丞，爲伶人舞黄師子，坐出官。黄師子者，非一人不舞也。天寶末，禄山

初陷西京，維及鄭虔、張通等皆處賊庭。洎尅復，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。崔圓因召於私第，令畫數壁。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，望其救解，故運思精巧，頗絕其能。後由此事，皆從寬典，至於貶黜，亦獲善地。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，卽圓舊宅也，畫尚在焉。維累爲給事中，祿山授以僞官。及賊平，兄縉爲北都副留守，請以己官爵贖之，由是免死。累爲尚書右丞。於藍田置別業，留心釋典焉。」

王渙之

開元中，詩人王昌齡、高適、王渙之齊名。時風塵未偶，而遊處略同。一日天寒微雪，三詩人共詣旗亭，貰酒小飲。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，登樓會讌。三詩人因避席隈映，擁爐火以觀焉。俄有妙妓四輩，尋續而至，奢華艷曳，都冶頗極。旋則奏樂，皆當時之名部也。昌齡等私相約曰：「我輩各擅詩名，每不自定其甲乙，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，若詩入歌詞之多者，則爲優矣。」俄而一伶拊節而唱，乃曰：「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」昌齡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之曰：「開篋淚霑臆，見君前日書。夜臺何寂寞，猶是子雲居。」適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曰：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强將團扇共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：「二絕句。」渙之自以得名已久，因謂諸人曰：「此輩皆潦倒樂官，所唱皆《巴人》《下俚》之詞耳，豈《陽春》《白雪》之曲，俗物敢近

哉！」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：「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詩，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。脫是吾詩，子等當須列拜床下，奉吾爲師。」因歡笑而俟之。須臾，次至雙鬟發聲，則曰：「黃沙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渙之卽擨歈二子曰：「田舍奴，我豈妄哉？」因大諧笑。諸伶不喻其故，皆起詣曰：「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？」昌齡等因話其事。諸伶競拜曰：「俗眼不識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」三子從之，飲醉竟日。

張鎰

張相公鎰，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，因奏事稱旨，代宗面許宰相，恩澤獨厚。張公日日以冀，而累旬無耗。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，抗聲曰：「任調拜相。」張驚寤。因思中外初無其人，尋繹不解。有外甥李通禮者，博學善智。張公因召而示之，令研其理。李生沉思良久，因賀曰：「舅作相矣。」張公卽詰之，通禮答曰：「任調反語是饒甜。饒甜無逾甘草，獨爲珍藥。珍藥反語，卽舅名氏也。」張公甚悅。俄有走馬吏報曰：「白麻適下，公拜中書侍郎平章。」

裴通遠

憲宗遷葬于景陵，都城人士畢至。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，家在崇賢里，妻女輩亦以車輿

縱觀於通化門。及歸，日勢已晚，車馳馬驟。自平康北街後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，隨車而來，氣力殆盡。至天門街，夜鼓將動，車馬轉速，嫗亦忙遽而行。車中有老青衣，從四小女，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，則問其所居。對曰：「崇賢。」即謂曰：「與嫗同里，今亦將歸。若步履不逮，懼犯禁，車中尚可通容，能登車至里門否？」其嫗乃荷愧丁寧，因命同載。及至，則珍重辭謝而去。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，諸女笑而共開之，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。諸女驚駭，登棄於路。自是不旬日，四女相次而卒。

邢曹進

贈工部尚書邢曹進，至德以來，名爲河朔之健將也。守職魏郡，爲田承嗣所縻。曾因討叛，飛矢中目〔一〕。左右與之拔箭，而鏃留於骨，微露其末焉。即以鐵鉗，遣有力者挾而出之，痛毒則極，其鏃堅然不可搖動。曹進痛楚，計無所施。妻孥輩但爲廣脩佛事，用希慈蔭。數日，則又以索縛身於床，復命出之，而特牢如故。曹進呻吟忍耐，俟死而已。忽因晝寢，夢見胡僧入於庭中，曹進則以所苦訴之。胡僧久而謂曰：「能以米汁注於其中，當自愈矣。」及寤，登言於醫工，醫工曰：「米汁即泔也，豈宜潰瘡哉？」遂令廣詢於人，人莫諭者。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，因遽召入。而曹進中堂遙見，乃昨之所夢者矣。即延之俯近，告以危苦。胡僧曰：「何不灌以寒食餳，

當知其神驗也。」曹進遂悟餳爲米汁。況所見復肖夢中，則取之，如法以點，應手清涼，頓減酸楚。然既夜，其瘡稍癢，即令如前綳縛，用力以拔。鉗纔及瞼，鏃已突然而出。後傅藥，不旬月而差矣。吁！西方聖人，恩祐顯灼，乃若此之明徵邪！

〔一〕「目」，《廣記》卷一〇一引作「肩」。

韋知微

開元中，士人韋知微者，選授越州蕭山縣令。縣多山魈，變幻百端，無敢犯者。而前後官吏，事之如神，然終遭其害。知微既至，則究其窟宅，廣備薪採，伺候集聚，因環薪縱火，衆持兵刃，焚煞殆盡。而邑中累月，蹤跡枉絶。忽一日晨朝，有客詣縣門，車馬風塵，僕馭憔悴，投刺請謁曰：「蘭陵蕭慥。」知微初不疑慮，即延入上座。談論笑謔，敏辯無雙。知微甚加顧重，因授館休焉。客乃謂知微曰：「僕途經峽中，收得猴雛，智能可玩，敬以奉貺。」乃出懷中小合開之，而有獮猴，大纔如栗，跳躑宛轉，識解人情。知微奇之，因携入，誇異於宅内。獮猴於是騰躍踴駭，化爲虎焉。扃閉不及，兵仗靡加，知微闔門皆爲啗噬，孑遺無有矣。

狄梁公

狄梁公性閑醫藥，尤妙針術。顯慶中，應制入關，路由華州。闤闠之北，稠人廣衆，聚觀如堵。狄梁公引轡遥望，有巨牌大字云：「能療此兒，酬絹千疋。」卽就觀之，有富室兒，年可十四五，卧牌下。鼻端生贅，大如拳石，根蒂綴鼻，纔如食筯。或觸之，酸痛刺骨。於是兩眼爲贅所縋，目睛翻白，痛楚危亟，頃刻將絶。惻然久之，乃曰：「吾能爲也。」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，卽輦千縑，置于坐側。公因令扶起，卽於腦後下針寸許，仍詢病者曰：「針氣已達病處乎？」病人頷之。公遽抽針，而疣贅應手而落，雙目登亦如初，曾無病痛。其父母親眷，且泣且拜，則以縑物奉焉。公笑曰：「吾哀爾命之危逼，吾蓋急病行志耳，吾非鬻伎者也。」不顧而去焉。

寧王

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，鬻馬牙人麴神奴者，請呈二馬焉。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，毛骨形相，神駿精彩，座客觀之，不相上下。寧王顧問神奴曰：「其價幾何？」牙人先指曰：「此一千緡。」次指曰：「此五百緡。」寧王忻然謂左右曰：「如言付錢，馬送上廐。」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，卽共咨詢。寧王曰：「諸公未喻，當爲驗之。」卽令鞭轡馳驅，往復數四，笑謂座客曰：「辨其優劣否？」皆曰：「不知。」寧王乃顧千貫者曰：「此馬緩急百返，蹄下不起纖埃。」復顧五百緡者曰：「此馬往來十過，足下頗生塵埃。以此等哀其價之高下焉。」座客乃伏。

補編

葉法善

葉法善，字道元，本出南陽葉邑，今居處州松陽縣。四代修道，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。母劉，因晝寐，夢流星入口，吞之乃孕。十五月而生，年七歲，溺於江中，三年不還。父母問其故，曰：「青童引我，飲以雲漿，故少留耳。」亦言青童引朝太上，太上頷而留之。弱冠，身長九尺，額有二午，性淳和潔白，不茹葷辛，常獨處幽室，或遊林澤，或訪雲泉。自仙府歸還，已有役使之術矣。遂入居卯酉山。其門近山，巨石當路，每環迴爲徑以避之。師投符起石，須臾飛去，路乃平坦。衆共驚異。常遊括蒼白馬山，石室内遇三神人，皆錦衣寶冠，謂師曰：「我奉太上命，以密旨告子。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，以校録不勤，謫於人世。速宜立功，濟人佐國，功滿當復舊任。以正一三五之法，令授於子，又勤行助化，宜勉之焉。」言訖而去。自是誅蕩精怪，掃馘凶祅，所在經行，以救人爲志。叔祖靖能，頗有神術，高宗時，入直翰林，爲國子祭酒。武后監國，南遷而終。初，高宗徵師至京，拜上卿，不就。請度爲道士，出入禁內。及欲告成中岳，扈

從者多疾，凡噀呪，病皆愈。二京受道籙者，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餘人。所得金帛，並修宮觀，

卹孤貧，無愛惜。久之，辭歸松陽，經過之地，救人無數。蜀川張尉之妻，死而再生，復爲夫婦。

師識之曰：「尸媚之疾也。不速除之，張死矣。」師投符而化爲黑氣焉。相國姚崇已終之女，鍾

念彌深，投符起之。錢塘江常有巨蜃，時爲人害，淪溺舟檝，行旅苦之，投符江中，使神人斬之。

除害殄凶，玄功遐被，各具本傳。於四海六合，名山洞天，咸所周歷。師年十五，中毒殆死，見靑

童曰：「天台茁君，飛印相救。」於是獲蘇。又師靑城山趙元陽，受遁甲，與嵩陽韋善俊傳八史。東

入蒙山，神人授書。詣嵩山，神仙授劍。常行涉大水，忽沉波中，謂已溺死。七日復出，衣履不

濡。云：「暫與河伯遊蓬萊。」則天徵至神都，請於諸名岳投奠龍璧。中宗復位，武三思尚秉國

權，師以頻察祆祥，保護中宗、相王及玄宗，爲三思所忌，竄於南海。廣州人庶，夙仰其名，北向

候之。師乘白鹿，自海上而至，止於龍興新觀。遠近禮敬，捨施豐多，盡修觀宇焉。歲餘，入洪

州西山，養神修道。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，括蒼三神人又降，傳太上之命：「汝當輔我睿宗及

開元聖帝，未可隱跡山巖，以曠委任。」言訖而去。時二帝未立，而廟號年號，皆以先知。其年八

月，果有詔徵入京。迨後平韋后，立相王睿宗，玄宗承祚繼統，師於上京，佐佑聖主，凡吉凶動

靜，必預奏聞。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，曰：「請陛下自開，無令他人知機密。」朝廷默然，唯法善

曰：「此是凶函，請陛下勿開，宜令番使自開。」玄宗從之。及令番使自開，函中弩發，中番使死，

果如法善言。俄授銀青光祿大夫、鴻臚卿、越國公、景龍觀主。祖重，精於術數，明於考召，有功於江湖間，謚有道先生，自有傳。父慧明，贈歙州刺史。師請以松陽宅爲觀，賜號淳和，御製碑書額，以榮鄉里。明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忽有雲鶴數百，行列北來，翔集故山，徘徊三日，瑞雲五色，覆其所居。是歲庚申六月三日甲申，告化於上都景龍觀。弟子既齊物、尹愔，覩真仙下降之事，祕而不言。二十一日，詔贈金紫光祿大夫、越州都督。春秋百有七歲。所居院異香芬郁，仙樂繽紛，有青烟直上燭天，竟日方滅。師請歸葬故鄉，敕度其姪潤州司馬仲容爲道士，與中使監護，葬于松陽。詔衢、婺、括三州助葬，供給所須。發引日，敕官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。開元初，正月望夜，玄宗移仗于上陽宮以觀燈，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，金翠珠玉，間厠其內，樓高百五十尺，微風所觸，鏘然成韻。以燈爲龍、鳳、螭、豹騰躑之狀，似非人力。玄宗見大悅，促召師觀于樓下，人莫知之。師曰：「燈影之盛，固無比矣。然西涼府今夕之燈，亦亞於此。」玄宗曰：「師頃嘗遊乎？」曰：「適自彼來，便蒙急召。」玄宗異其言，曰：「今欲一往得乎？」曰：「此易耳。」於是令玄宗閉目，約曰：「必不得妄視，若誤有所視，必有非常驚駭。」如其言，閉目距躍，已在霄漢，俄而足已及地。曰：「可以觀矣。」既覩影燈，連亘數十里，車馬駢闐，士女紛委，玄宗稱其盛者久之。乃請回，復閉目騰空而上，頃之已在樓下，而歌舞之曲未終。玄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，翌日命中使，託以他事使於涼州，因求如意以還，驗之非謬。又嘗因八月望夜，師與

玄宗遊月宮，聆月中天樂，問其曲名，曰《紫雲曲》。玄宗素曉音律，默記其聲，歸傳其音，名之曰《霓裳羽衣》。自月宮還，過潞州城上，俯視城郭悄然，而月光如畫。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。時玉笛在寢殿中，師命人取，頃之而至。奏曲既，投金錢於城中而還。旬日，潞州奏，八月望夜，有天樂臨城，兼獲金錢以進。玄宗累與近臣試師道術，不可殫盡，而所驗顯然，皆非幻妄，故特加禮敬。其餘追岳神、致風雨、烹龍肉、祛妖僞，靈效之事，具在本傳，此不備録。又燕國公張説嘗詣觀謁，師命酒，説曰：「此有麴處士者，久隱山林，性謹而訥，頗耽於酒，鍾石可也。」説請召之，斯須而至。其形不及三尺，而腰帶數圍，使坐于下。拜揖之禮，頗亦魯朴。酒至，杯盂皆盡，而神色不動。燕公將去，師忽奮劍叱麴生曰：「曾無高談廣論，唯沉湎於酒，亦何用哉！」因斬之，乃巨榼而已。嘗謂門人曰：「百六十年後，當有術過我者，來居卯酉山矣。」初，師居四明之下，在天台之東，數年，忽於五月一日，有老叟詣門，號泣求救。門人謂其有疾也，師引而問之，曰：「某東海龍也，天帝所敕，主八海之寶，一千年一更其任，無過者超證仙品。某已九百七十年矣，微績垂成，有婆羅門逞其幻法，住於海峰，晝夜禁呪，積三十年矣，其法將成，海水如雲，卷在天半，五月五日，海將竭矣。統天鎮海之寶，上帝制靈之物，必爲幻僧所取。五日午時，乞賜丹符垂救。」至期，師敕丹符飛往救之，海水復舊，其僧愧恨，赴海而死。明日，龍輦寶貨珍奇以來報。師拒曰：「林野之中，棲神之所，不以珠璣寶貨爲用。」一無所受。因謂龍曰：「此

匡石之上，去水且遠，但致一清泉，卽爲惠也。」是夕聞風雨之聲。及明，繞山麓四面，成一道石渠，泉水流注，經冬不竭。至今謂之天師渠。又一說云：顯慶中，法善奉命修黃籙齋于天台山，道由廣陵，明晨將濟瓜州。是日，江干渡人，艤舟而候。時方春暮，浦溆晴暖，忽有黃白二叟相謂曰：「乘間可以圍棋爲適乎？」卽嚮空召冥兒，俄有丱童擘波而出，衣無沾濕。一叟曰：「挈棋局與席偕來。」須臾，丱童如命設席沙上，對坐，約曰：「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。」因大笑而下子。良久，白衣叟曰：「卿北矣，幸無以味美見侵也。」曠望逡巡，徐步淩波，遠遠而沒。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，惶惑不寧。及旦，則有內官馳馬前至，督備舟檝。舟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焉。內官驚駭不悅。法善尋續而來，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法善。法善微哂曰：「有是乎？幸無掛意。」時法善符術神驗，賢愚共知，然內官洎舟人從行之輩，憂軫靡遑。法善知之而促解纜，發岸咫尺，而暴風狂浪，天日昏晦。舟中之人，相顧失色。法善徐謂侍者曰：「取我黑符投之鷁首。」旣投而波流靜謐。有頃旣濟，法善顧舟人曰：「爾可廣召宗侶。沿流十里之間，或蘆洲葭渚，有巨鱗在焉。爾可取之，當大獲其資矣。」舟人承教，不數里，果有白魚，長百尺許，周三十餘圍，殭暴沙上。就而視，腦有穴嵌然流膏。舟人因臠割載歸，左近村閭，食魚累月。《廣記》卷二六

按：《廣記》原注：出《集異記》及《仙傳拾遺》。

王四郎

洛陽尉王琚，有孽姪小名四郎，孩提之歲，其母他適，因隨去。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，而王氏不復録矣。唐元和中，琚因常調，自鄭入京，道出東都，方過天津橋，四郎忽於馬前跪拜，布衣草履，形貌山野。琚不識，因自言其名，琚哀愍久之。乃曰：「叔今赴選，費用固多，少物奉獻，以助其費。」卽於懷中出金，可五兩許，色如雞冠。因曰：「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，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，當得二百千。」琚異之，卽謂曰：「爾頃在何處？今復何適？」對曰：「向居王屋山下洞，今將往峨嵋山，知叔到此，故候拜覲。」琚又曰：「爾今停泊在何處？」對曰：「中橋逆旅席氏之家。」時方小雨，會琚不賫雨衣，遽去，曰：「吾卽至爾居。」四郎又拜曰：「行李有期，恐不獲祇候。」琚逕歸，易服而往，則已行矣。因詢之席氏，乃曰：「妻妾四五人，皆有殊色，至於衣服鞍馬，華侈非常。其王處士肩輿先行，云往劍南。」琚私奇之，然未信也。及至上都，時物翔貴，財用頗乏。因謂家奴吉兒曰：「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。」果有張蓬子，乃出金示之，蓬子驚喜，捧而叩顙，曰：「從何得此！所要幾緡？」吉兒卽曰：「二百千耳。」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，卽依請而付。又曰：「若更有，可以再來。」吉兒以錢歸，琚大異之。明日自詣蓬子。蓬子曰：「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。西域商胡專此伺買，且無定價，但四郎本約多少耳，逾則不必受也。」琚遂更不取焉。自後留心

訪問，冀一會遇，終不復見之。《廣記》卷三五

李清

李清，北海人也，代傳染業。清少學道，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，必誠敬接奉之，終無所遇，而勤求之意彌切。家富於財，素爲州里之豪甿。子孫及内外姻族，近百數家，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。每清生日，則争先餽遺，凡積百餘萬。清性仁儉，來則不拒，納亦不散，如此相因，填累藏舍。年六十九，生日前一旬，忽召姻族，大陳酒食。已而謂曰：「吾賴爾輩勤力無過，各能生活，以是吾獲優贍。然吾布衣蔬食，逾三十年矣，寧復有意於華侈哉！爾輩以吾老長行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，侈亦至矣。然吾自以久所得，緘之一室，曾未閲視，徒損爾之給用，資吾之糞土，竟何爲哉！幸天未録吾魂氣，行將又及吾之生辰，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，吾所以先期而會，蓋止爾之常態耳。」子孫皆曰：「續壽自遠有之，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？願無止絶，俾姻故之不安也。」清曰：「苟爾輩志不可奪，則從吾所欲而致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願聞尊旨。」清曰：「各能遺吾洪纖麻𪎊百尺，總而計之，是吾獲數千百丈矣，以此爲紹續吾壽，豈不延長哉！」皆曰：「謹奉教。然尊旨必有所以，卑小敢問。」清笑謂曰：「終亦須令爾輩知之，吾下界俗人，妄意求道，精神心力，夙夜勤勞，于今六十載矣，而曾無影響。吾年已老耄，朽蠹殆盡，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，

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，將行早志，爾輩幸無吾阻。」先是，青州南十里有高山，俯壓郡城，峰頂中裂，豁爲關崖。州人家家坐對嵐岫，歸雲過鳥，歷歷盡見。按圖經云雲門山，俗亦謂之劈山。而清蓄意多時，及是謂姻族曰：「雲門山，神仙之窟宅也，吾將往焉。吾生日坐大竹簣，以轆轤自縋而下，以纖縻爲媒焉。脫不可前，吾當急引其媒，爾則出吾於媒末。設有所遇，而能肆吾志，亦當復來歸。」子孫姻族泣諫曰：「冥寞深遠，不測紀極。況山精木魅，虵虺怪物，何類不儲，忍以千金之身，自投於斯，豈久視永年之階乎！」清曰：「吾志也。汝輩必阻，則吾私行矣，是不獲行簣洪縻之安也。」衆知不可迴，則共治其事。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，競齎酒饌，遲明大會於山椒。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。良久及地，其中極暗，仰視天纔如手掌。捫四壁，止容兩席許。東南有穴，可俯僂而入，乃棄簣遊焉。初甚狹細，前往則可伸腰，如此約行三十里，晃朗微明。俄及洞口，山川景象，雲烟草樹，宛非人世。曠望久之，惟東南十數里，隱映若有居人焉。因徐步詣之，至則陡絕一臺，基級極峻，而南向可以登陟。遂虔誠而上，頗懷恐懼。及至，闃其堂宇甚嚴，中有道士四五人，清於是扣門，俄有青童應門問焉，答曰：「青州染工李清。」青童如詞以報，清聞中堂曰：「李清伊來也。」乃令前。清惶怖趨拜，當軒一人遙語曰：「未宜來，何卽遽至？」因令遍拜諸賢。其時日已午，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，禮謁，啟曰：「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，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。」於是列真偕行。謂清曰：「汝且居此。」臨出顧曰：「愼無開北扉。」清巡視院

宇，兼啟東西門，情意飄飄然，自謂永棲真境。因至堂北，見北户斜掩，偶出顧望，下爲青州，宛然在目。離思歸心，良久方已。悔恨思返，諸真則已還矣。其中相謂曰：「令其勿犯北門，竟爾自惑，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。」因與瓶中酒一甌，其色濃白。既而謂曰：「汝可且歸。」清則叩頭求哀。又云：「無路却返。」衆謂清曰：「會當至此，但時限未耳。汝無苦無途，但閉目，足至地則到鄉也。」清不得已，流涕辭行。或相謂曰：「既遣其歸，須令有以爲生。」清心恃豪富，謌此語爲不知己。一人顧清曰：「汝於堂内閣上，取一軸書去。」清既得，謂清曰：「脱歸無倚，可以此書自給。」清遂閉目，覺身如飛鳥，但聞風水之聲相激，須臾履地，開目即青州之南門。而其時纔申末，城隍阡陌，髣髴如舊。至於屋室樹木，人民服用，已盡變改。獨行盡日，更無一人相識者。即詣故居，朝來之大宅宏門，改張新舊，曾無髣像。左側有業染者，因投詣與之語，其人稱姓李。自云：「我本北海富家。」因指前後閭閈，「此皆我祖先之故業。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，自縋南山，不知所終，因是家道淪破。」清悒怏久之，乃换姓氏，寓遊城邑。因取所得書閱之，則療小兒諸疾方也。其年青州小兒癘疫，清之所醫，無不立愈。不旬月財産復振。時高宗永徽元年，天下富庶，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。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，凡百千輩。至五年，乃謝門徒云：「吾往泰山觀封禪。」自此莫知所往。《廣記》卷三六

玉女

唐開元中，華山雲臺觀，有婢玉女，年四十五，大疾，徧身潰爛臭穢。觀中人懼其污染，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。玉女痛楚呻吟，忽有道士過前，遙擲靑草三四株，其草如菜，謂之曰：「勉食此，不久當愈。」玉女即茹之，自是疾漸痊，不旬日復舊。初忘飮食，惟恣游覽。但意中飄飄，不喜人間，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。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，亦無復有訪之者。玉女周旋山中，酌泉水，食木實而已。後於巖下，忽逢前道士謂曰：「汝疾既痊，不用更在人間。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，汝可日至辰時，投以小石，當有水芝一本自出，汝可掇之而食，久久當自有益。」玉女卽依其教，自後筋骸輕健，翺翔自若，雖屢爲觀中人逢見，亦不知爲玉女耳。如此數十年，髮長六七尺，體生綠毛，面如白花。往往山中之人過之，則叩頭遙禮而已。大曆中，有書生班行達者，性氣粗疎，誹毀釋道，爲學於觀西序。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，因以爲常。行達伺候窺覘，又熟見投石採芝，時節有准。於一日稍先至池上，及其玉女投小石，水芝果出。行達乃搴取。玉女遠在山巖，或棲樹杪，既任採去，則呼歎而還。明日，行達復如此。積旬之外，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，步武相接，欻然遽捉其髮，而玉女騰去不得。因以勇力挈其膚體，仍加逼迫。玉女號呼求救，誓死不從，而氣力困憊，終爲行達所辱。扃之一室，翌日行達就觀，乃見皤然一媼，尫瘵異

常，起止殊艱，視聽甚昧。行達驚異，遽召觀中人，細話其事。卽共伺問玉女，玉女備述始終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，計其年蓋百有餘矣。衆哀之，因共放去，不經月而歿。《廣記》卷六三

趙操

趙操者，唐相國憬之孽子也。性疎狂不愼，相國屢加教戒，終莫改悔。有過懼罪，因盜小吏之驢，攜私錢二緡，竄於旗亭下。不日錢盡，遂南出啓夏門，恣意縱驢，從其所往。俄屆南山，漸入深遠，猿鳥一徑，非畜乘所歷。操卽繫驢山木，躋攀獨往。行可二十里，忽遇人居，因卽款門。既入，有二白髮叟，謂操曰："汝既至，可以少留。"操顧其室內，妻妾孤幼，不異俗世。操端無所執，但恣遊山水，而甚安焉。月餘，二叟謂操曰："勞汝入都，爲吾市山中所要。"操則應命。二叟曰："汝所乘驢，貨之可得五千，汝用此，依吾所約，買之而還。"操因曰："操大人方爲國相，今者入京，懼其收維。且驢非己畜，何容便貨。況縶之山門，今已一月，其存亡不可知也。"二叟曰："第依吾教，勿過憂苦。"操卽出山，宛見其驢尚在，還乘之而馳，足力甚壯。貨之，果得五千。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，惟買水銀耳。操卽爲交易，薄晚而歸，終暝遂及二叟之舍。二叟卽以雜藥燒煉，俄而化爲黃金。因以此術示之於操。自爾半年，二叟徐謂操曰："汝可歸寧，三年之後，當與汝會於茅廬。"操顧留不獲，于是辭訣。及家，相國薨再宿矣。操過小祥，則又入山，歧

路木石，峯巒樹木，皆非向之所經也。操亟返，服闋，因告別昆弟遊於江湖。至今無羈於世，從學道者甚衆，操終無傳焉。《廣記》卷七三

符契元

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，閩人也。德行法術，爲時所重。長慶初，中夏，晨告門人曰：「吾習静片時，慎無喧動。」乃扃户晝寢。既而道流四人，邀延出門，心欲有詣，身卽輒至。離鄉三十餘年，因思一到。俄造其居，室宇摧落，園圃荒蕪，舊識故人，孑遺殆盡。時果未熟，乃有隣里小兒，攀緣採摘，契元護惜，咄叱曾無應者，契元愈怒。傍道流止之曰：「熟與未熟，同歸摘拾，何苦掛意也。」又曾居條山鍊藥，乃亦思一遊，忽已至矣。恣意歷覽，遍窮巖谷。道流曰：「日色晚，可歸矣。」因同行入京。道上忽逢鳴騶，導引甚盛，契元遽卽避路。道流曰：「陽官不宜避陰官，但遵路而行。」須臾，前導數輩，望契元卽狼狽奔迸。及官至，諦視之，乃僕射馬總，時方爲刑部尚書，素善契元。馬亦無恙，與契元晤，心獨異之，日已夕矣。遲明卽詣開化坊訪馬，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弈，因留連竟日，而旁察辭氣神色，曾無少異，私怪其故。有頃，聞中疾，不旬日而殁。又給事李忠敏云：此是陶天活，有道術者，中朝奉道者多歸之。天活本安南人，非閩人也。能于入静日，多神遊諸岳。馬公事人皆知之〔一〕。

〔一〕《廣記》卷七八引作「集異」，疑卽《集異記》。

茅安道

唐茅安道，廬山道士，能書符役鬼，幻化無端。從學者常數百人。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。有頃，二子皆以歸養爲請。安道遣之，仍謂曰：「吾術傳示，盡資爾學道之用，卽不得盜情而衒其術也。苟違吾教，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。」二子授命而去。時韓晉公滉在潤州，深嫉此輩。二子徑往修謁，意者脱爲晉公不禮，卽當遁形而去。及召入，不敬，二子因弛慢縱誕，攝衣登階。韓大怒，卽命吏卒縛之。於是二子乃行其術，而法果無驗，皆被擒縛。將加誅戮，二子曰：「我初不敢若是，蓋師之見誤也。」韓將併絶其源，卽謂曰：「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，吾或釋汝之死。」二子方欲陳述，而安道已在門矣。卒報公，公大喜，謂得悉加戮焉，遽令召入。安道龐眉美髯，姿狀高古。公望見，不覺離席，延之對坐。安道曰：「聞弟子二人愚騃，干冒尊嚴，今者命之短長，懸於指顧，然我請詰而愧之，然後俟公之行刑也。」公卽臨以兵刀，械繫甚堅，召至階下。二子叩頭求哀，安道語公之左右曰：「請水一器。」公恐其得水遁術，固不與之。安道欣然，遽就公之硯水飲之，而噀二子，當時化爲雙黑鼠，亂走於庭前。安道奮迅，忽變爲巨鳶，每足攫一鼠，冲飛而去。晉公驚駭良久，終無奈何。《廣記》卷七八

石旻

唐石旻有奇術，在揚州，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。至開成初，在城親故間，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。盛傳寶曆中，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，子弟皆在。時暑月，獵者進一兔，錢命作湯。方共食，旻笑曰：「可留兔皮，聊志一事。」遂釘皮於地，墨墼塗之，上朱書一符，獨言曰：「恨校遲。恨校遲。」錢氏兄弟詰之，石曰：「欲共請君共記卯年也。」至太和九年，錢可復鳳翔遇害，歲在乙卯也。《廣記》卷七八

按：本條亦見《酉陽雜俎》卷五。

李子牟

李子牟者，唐蔡王第七子也，風儀爽秀，才調高雅，性閑音律，尤善吹笛，天下莫比其能。江陵舊俗，孟春望夕，尚列影燈。其時士女緣江，軿闐縱觀。子牟客遊荆門，適逢其會，因謂朋從曰：「吾吹笛一曲，能令萬衆寂爾無譁。」於是同遊贊成其事，子牟卽登樓，臨軒迴奏，清聲一發，百戲皆停，行人駐愁，坐者起聽。曲罷良久，衆聲復喧。而子牟恃能，意氣自若。忽有白叟，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，狀貌古峭，辭韻清越。子牟洎坐客争前致敬。叟謂子牟曰：「向者吹

笛，豈非王孫乎？天格絶高，惜者樂器常常耳。」子牟則曰：「僕之此笛，乃先帝所賜也。神鬼異物，則僕不知；音樂之中，此爲至寶。平生視僅過萬數，方僕所有，皆莫之比〔一〕，而叟以爲常常，豈有説乎？」叟曰：「吾少而習焉，老猶未倦。如君所有，非吾敢知。王孫以爲不然，當爲一試。」子牟以授之，而叟引氣發聲，聲成而笛裂。四座駭愕，莫測其人。子牟因叩顙求哀，希逢珍異。叟對曰：「吾之所貯，君莫能吹。」即令小僮，自舟齎至。子牟就視，乃白玉耳。叟付子牟，令其發調，氣力殆盡，纖響無聞。子牟彌不自寧，虔恭備極。叟乃授之微弄，座客心骨冷然。叟曰：「吾愍子志尚，試爲一奏。」清音激越，遐韻泛溢，五音六律，所不能偕。曲未終，風濤噴騰，雲雨昏晦。少頃開霽，則不知叟之所在矣。《廣記》卷八二

〔一〕「之比」原作「能知」，據明鈔本《廣記》改。

奚樂山

上都通化門長店，多是車工之所居也。廣備其財，募人集車，輪轅輻轂，皆有定價。每治片輞，通鑿三竅，懸錢百文，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鋭者，日止一二而已。有奚樂山者，攜持斧鑿，詣門自售，視操度繩墨頗精，徐謂主人：「幸分別輞材，某當併力。」主人訝其貪功，笑指一室曰：「此有六百斤，可任意施爲。」樂山曰：「或欲通宵，請具燈燭。」主人謂其連夜，當倍常功，固不能多辦

矣，所請皆依。樂山乃閉户屏人，丁丁不輟。及曉，啟主人曰：「並已畢矣，願受六十緡而去也。」主人洎鄰里大奇之，則視所爲精妙，錙銖無失。衆共驚駭，卽付其錢。樂山謝辭而去。主人密候所之，其時嚴雪累日，都下薪米翔貴，樂山遂以所得，遍散與寒乞貧寠不能自振之徒，俄頃而盡。遂南出都城，不復得而見矣。《廣記》卷八四

阿足師

阿足師者，莫知其所來。形質癡濁，神情不慧，時有所言，靡不先覺。居雖無定，多寓閿鄉。憧憧往來，争路禮謁。山嶽檀施，曾不顧瞻。人或憂或疾，獲其指南者，其驗神速。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，財積鉅萬，止有一男，年可十七，生而愚騃，既攣手足，復懵語言，惟嗜飲食，口如溪壑。父母鍾愛，盡力事之，迎醫求藥，不遠千里。十數年後，家業殆盡。或有謂曰：「阿足賢聖，見世諸佛，何不投告，希其痊除。」臻與其妻，來抵閿鄉，叩頭抆淚，求其拯濟。阿足久之謂臻曰：「汝冤未散，尚須十年，愍汝勤虔，爲汝除去。」卽令選日，於河上致齋，廣召衆多，同觀度脱。仍令齎致其男，亦赴道場。時衆謂神通，而觀者如堵。跂竦之際，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，扶拽其人，投之河流。臻洎舉會之人，莫測其爲。阿足顧謂臻曰：「爲汝除災矣。」久之，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，立於水面，戟手於其父母曰：「與汝冤仇，宿世緣業，賴逢聖者，遽此解揮。儻或不然，

未有畢日。」挺身高呼，都不愚癡。須臾沉水，不知所適。《廣記》卷九七

殭僧

唐元和十三年，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公平、陳許節度使李公光顏，並准詔各就統所部兵，自衛入討東平。抵濮陽南七里，駐軍焉。居人盡散，而村内有窣堵波者，中有殭僧，瞪目而坐，佛衣在身，以物觸之，登時塵散，衆争集視，塡咽累日。有許卒郝義曰：「焉有此事！」因以刀刺其心，如棖上壤。義下塔不三四步，捧心大叫一聲而絶。李公遂令摽蕝其事，瘞於其下。明日陳卒毛清曰：「豈有此乎！昨者郝義因偶會耳。」卽以刀環築去二齒。清下塔不三四步，捧頤大叫一聲而絶。李公又令摽蕝其事，瘞於其下。自是無敢犯者，而軍人祈福乞靈，香火大集，往環三四里，人稠不得入焉。軍人以錢帛衣裝檀施，環一二里而滿焉。司空薛公，因令軍卒之戰傷瘡重者，許其落籍。居不旬日，則又從軍東入，而所聚之財，爲盜賊挈去，則無怪矣。至今刀瘡齒缺，分明猶在。《廣記》卷一〇一

王安國

涇之北鄙，農人有王安國者，力穡，衣食自給。唐寶曆三年冬，夜有二盜踰牆而入，皆執利

刃。安國不敢支梧，而室內衣衾，挈之無孑遺。安國一子名何七，年甫六七歲，方眠驚起，因叫有賊，登時爲賊射，應弦而斃。安國閭外有二驢紫色者，亦爲攘去。遲明，村人集聚，共商量捕逐之路。俄而何七之魂，登房門而號：「我死自是命，那復多痛，所痛者永訣父孃耳。」遂冤泣久之。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爲雪涕。因曰：「勿謀追逐，明年五月當自送死。」乃召安國，附耳告之名氏，仍期勿〔一〕。洎麥秋。安國有麥半頃，方收拾，晨有二牛來，蹊踐狼籍。安國牽歸，遍謂里中曰：「誰牛傷暴我苗，我已繫之。牛主當齎償以購，不爾，吾將詣官焉。」里中共往，皆曰：「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。」聚視久之，忽有二客至，曰：「我牛也，昨暮驚逃，不虞至此。所損之田，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。」共里人詰所從，因驗契書，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。安國卽醒何七所謂，及詢名姓皆同，遂縛之，曰：「爾卽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。」二盜相顧不復隱，曰：「天也！命也！死不可逭也。」卽述其故，曰：「我既行劫殺，遂北竄寧慶之郊，謂事已積久，因買牛將歸岐上。昨牛抵村北二十里，徘徊不進，俟夜黑方將過此。既寐，夢一小兒五歲許，裸形亂舞，紛紜相迷，經宿方寤。及覺，二牛之縻紖不斷，如被解脫，則已竄矣。因蹤跡之，由徑來至此。去冬之寇，詎敢逃焉。」里人送邑，皆准於法。《廣記》卷一二八

〔一〕「勿」下疑脫「洩」字。

汪鳳

唐蘇州吳縣甿汪鳳，宅在通津，往往怪異起焉。不十數年，鳳之妻子泊僕使輩，死喪略盡。鳳居不安，因貨之同邑盛忠。忠居未五六歲，其親戚凋隕，又復無幾。忠大憂懼，則損其價而摽貨焉。吳人皆知其故，久不能售。邑胥張勵者，家富於財，羣從彊大，爲邑中之蠹橫，居與忠同里，每旦詣曹，路經其門，則遥見二青氣，粗如箭簳，而緊鋭徹天焉。勵謂寶玉之藏在下，而精氣上騰也，不以告人，日日視之。因詣忠，請以百緡而交關焉。尋徙入，復晨望其氣不衰。於是大具畚鍤，發其氣之所萌也。掘地不六七尺，遇盤石焉。去其石，則有石櫃，雕鐫製造，工巧極精。仍以鐵索周匝束縛，皆用鐵汁固縫，重以石灰密封之。每面各有朱記七窠，文若謬篆，而又屈曲勾連，不可知識。勵卽加鉗鎚，極力開拆。石櫃既啟，有銅釜可容一斛，釜口銅盤覆焉，用鉛錫錮護。仍以紫印九窠，迴旋印之。而印文不類前體，而全如古篆，人無解者。勵拆去銅盤，而釜口以緋繒三重羃之。勵纔揭起，忽有大猴跳而出。衆各驚駭，無敢近者。久之，超踰而莫知所詣。勵因視釜中，乃有石銘云：「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，茅山道士鮑知遠，因猴神於此。其有發者，發後十二年，胡兵大擾，六合煙塵，而發者俄亦族滅。」禎明卽陳後主叔寶年號也。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，至十四年冬，祿山起戎。自是周年，勵家滅矣。《廣記》卷一四〇

賈人妻

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，傭居大寧里。文書有誤，爲主司駁放，資財蕩盡，僕馬喪失，窮悴頗甚。每丐食於佛祠，徒行晚歸，偶與美婦人同路，或前或後依隨。因誠意與言，氣甚相得。立因邀至其居，情款甚洽。翌日謂立曰：「公之生涯，何其困哉！妾居崇仁里，資用稍備，儻能從居乎？」立既悅其人，又幸其給，卽曰：「僕之厄塞，阽於溝瀆。如此勤勤，所不敢望焉。子又何以營生？」對曰：「妾素賈人之妻也，夫亡十年，旗亭之內，尚有舊業，朝肆暮家，日贏錢三百，則可支矣。公授官之期尚未，出遊之資且無，脫不見鄙，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。」立遂就焉。閱其家，豐儉得所，至於扃鑰之具，悉以付立。每出，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。及歸，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，日未嘗闕。立憫其勤勞，因令傭買僕隸，婦託以他事拒之，立不之彊也。周歲產一子，唯日中再歸爲乳耳。凡與立居二載。忽一日夜歸，意態遑遑，謂立曰：「妾有冤仇，痛纏肌骨，爲日深矣。伺便復仇，今乃得志，便須離京，公其努力。此居處五百緡自置，契書在屏風中。室內資儲，一以相奉。嬰兒不能將去，亦公之子也，公其念之。」言訖，收淚而別。立不可留止，則視其所攜皮囊，乃人首耳。立甚驚愕，其人笑曰：「無多疑慮，事不相縈。」遂挈囊踰垣而去，身如飛鳥。立開門出送，則已不及矣。方徘徊於庭，遽聞却至。立迎門接俟，則曰：「更乳嬰兒，以豁離

恨。」就撫子，俄而復去，揮手而已。立迴燈褰帳，小兒身首已離矣。立惶駭，達旦不寐，則以財帛買僕乘，遊抵近邑，以伺其事。久之，竟無所聞。其年立得官，卽貨鬻所居歸任，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。《廣記》卷一九六

魏淑

大曆中，元察爲邛州刺史。而州城將有魏淑者，膚體洪壯，年方四十，親老妻少，而忽中異疾，無所酸苦，但飲食日損，身體日銷耳。醫生術士，拱手無措。寒暑未周，卽如嬰孩焉，不復能行坐語言。其母與妻，更相提抱。遇淑之生日，家人召僧致齋，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，須臾能盡一小甌。自是日加所食，身亦漸長，不半歲，乃復其初。察則授與故職，趨驅氣力，且無少異。後十餘年，捍蠻戰死于陳。《廣記》卷二二〇

李欽瑶

天寶末，有騎將李欽瑶者，弓矢絶倫，以勞累官至郡守，兼御史大夫。至德中，隸臨淮，與史思明相持於陝西。晨朝合戰，臨淮布陣徐進，去敵尚十許里，忽有一狐起於軍前，踉蹌而趨，若導引者。臨淮不懌曰：「越王軾怒蛙，蓋激勵官軍士耳，狐乃持疑妖邪之物，豈有前陣哉！」卽付

欽瑤以三矢，令取狐焉。欽瑤受命而馳，適有淺蕪三二十畝，狐奔入其中，欽瑤逐之。欻有野雉驚起馬足，徑入雲霄，欽瑤翻身仰射，一發而墜。然後鳴鞭逐狐，十步之內，拾矢又中。於是攜二物以復命焉。舉軍懽呼，聲振山谷。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，其首領僅一二百輩，棄軍飛馬而來，争捧欽瑤，似爲神異。仍謂曰：「爾非回鶻之甥。不然，何能弧矢之妙，乃得如此哉！」《廣記》卷二二七

高元裕

襄陽節度使高元裕，大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，寓宿南宮。晝夢有人告曰：「十年作襄刺史。」既寤，髣髴儀質，蓋偉秀士也。私異之，因援毫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掩映之處，曰：「大三寤襄刺十年。」洎開成三年，爲御史中丞，雖渝前夢，遂謂夢固虛耳。是後出入中外，揚歷貴位，清望碩德，冠冕時流，海内傾注，佇升鼎鉉，視剌襄乃優賢之舉耳。大中二年，由天官尚書，授鉞漢南，去前夢二十年矣。公謂楹上之字，無復存也，因話其事於都官韋。好奇之士，往詣求焉。自公題記後，廨署補葺亦屢矣，而毫翰煥然獨存。非神靈扶持，而明徵於今日耶！公因屈指，以今之年，加曩之十，乃二十年矣。何陰隲之顯晦微婉，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！《廣記》卷二七八

衞庭訓

衞庭訓，河南人。累舉不第，天寶初，乃以琴酒爲事，凡飲皆敬酬之。恒遊東市，遇友人飲於酒肆。一日偶值一舉人，相得甚歡，乃邀與之飲。庭訓復酹，此人昏然而醉。庭訓曰：「君未飲何醉也？」曰：「吾非人，乃華原梓桐神也。昨日從酒肆過，已醉君之酒，故今日訪君。適醉者，亦感君之志。今當歸廟。他日有所不及，宜相訪也。」言訖而去。後旬日乃訪之，至廟，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。庭訓欲拜，神曰：「某年少，請爲弟。」神遂拜庭訓爲兄。爲設酒食歌舞，既夕而歸。來日復詣，告之以貧。神顧謂左右，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，可收生魂來。鬼偏索之，其縣令妻韋氏衰，乃收其魂，掩其心。韋氏忽心痛殆絕。神謂庭訓曰：「可往得一二百千與療。」庭訓乃歸主人，自署云：「解醫心痛。」令召之，庭訓入神教，求一二百千，令許之。庭訓投藥，即愈如故。兒女忻忭，令亦喜，奉錢留宴飲。自爾無日不醉。主人諭之曰：「君當隱貧窘，何苦使用不節乎？」庭訓曰：「但有梓桐神在，何苦貧也。」主人以告令，令召問之，具以實告。令怒，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。庭訓夜宿村店，忽見梓桐神來曰：「非兄之過，乃弟合衰。弟今往濯錦江立廟，極盛於此，可詣彼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庭訓又往濯錦江，果見新廟。神見夢於鄉人，可請衞秀才爲廟祝。明日鄉人請留之。歲暮，神謂庭訓曰：「吾將至天曹，爲兄問祿壽。」去數日歸，謂庭訓曰：

「兄來歲合成名，官至涇陽主簿，秩不滿，有人迎充判官。」於是神置酒餞之。至京，明年果成名，釋褐授涇陽縣主簿。在任二載，分務閒暇，獨立廳事，有一黃衫吏，持書而入，拜曰：「天曹奉命爲判官。」遂卒於是夕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二

崔圓

天寶末，崔圓在益州。暮春上巳，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，具舟檝遊於江。都人縱觀如堵。是日風色恬和，波流静謐。初宴作樂，賓從肅如。忽聞下流十數里，絲竹競奏，笑語喧然，風水薄送如咫尺。須臾漸近，樓船百艘，塞江而至，皆以錦繡爲帆，金玉飾舟，旄纛蓋傘，旌旗戈戟，繽紛照耀。中有朱紫十數人，綺羅妓女凡百許，飲酒奏樂方酣。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，持兵戒嚴，泝沿中流，良久而過。圓卽令訪問，隨行數里，近舟，舟中方言曰：「天子將幸巴劍，蜀中諸望神祇，遷移避駕，幸無深怪。」圓駭愕，因罷會。時朝廷無事，自此先爲其備。明歲南狩，圓應卒無闕矣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三

張光晟

賊臣張光晟，其本甚微，而有才用，性落拓嗜酒。壯年爲潼關卒，屢被主將鞭笞。因奉役至

華州，盛暑驅馳，心不平，過嶽祠，遂脱衣買酒，致奠金天王，朗言曰：「張光晟身負才器，未遇知己，富貴貧賤，不能自料，惟神聰鑒，當賜誠告。」祀訖，因極飲大醉，晝寢于碑堂。忽夢傳聲云：「喚張光晟。」迫蹙甚急，卽入一府署，嚴邃異常。導者云：「張光晟到。」拜跪訖，遥見當廳貴人，有如王者，謂之曰：「欲知官禄，但光晟拜相，則天下太平。」言訖驚寤冷汗，獨怪之。後頻立戰功，積勞官至司農卿。及建中德宗西狩，光晟奔從，已至開遠門，忽謂同行朝官曰：「今日亂兵，乃涇卒迴戈耳，無所統，正應大掠而過。如令有主，禍未可知。朱泚久在涇源，素得人心，今者在城，儻收涇卒扶持，則難制矣。計其倉皇未暇此謀，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，召之俱西乎？」諸公持疑，光晟卽奔馬詣泚曰：「人主出京，公爲大臣，豈是宴居之日！」泚曰：「願從公去。」命駕將行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。光晟自將逃去，因爲泚所縻。然而奉泚甚力，每有戰常在其間。及神麢之陣，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，統兵出戰，大敗而還。方寤神告爲徵矣。《廣記》卷三〇四

李納

貞元初，平盧帥李納病篤，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，齋戒而往。及嶽之西南，遥見山上有四五人，衣碧汗衫半臂。其餘三四人，雜色服飾，乃從者也。碧衣持彈弓，彈古樹上山鳥，一發而中，鳥墮樹，從者争掩捉。王祐見前到山下人，盡下車卻蓋，向山齊拜。比祐欲到，路人皆止祐

下車：「此三郎子七郎子也。」遂拜碧衣人。從者揮路人令上車，路人躊躇，碧衣人自揮手，又令人上。持彈弓於殿西南，以彈弓斲地俯視，如有所伺。見王祐，乃召之前，曰：「何爲來？」祐具以對。碧衣曰：「君本使已來矣，何必更爲此行！要見使者乎？」遂命一人曰：「引王祐見本使。」遂開西院門引入，見李納荷校滅耳，踞席坐於庭。王祐驚泣前伏，抱納左脚，噬其膚。引者曰：「王祐可退。」却引出，碧衣猶在殿階，謂祐曰：「要見新使邪？」又命一人從東來，形狀短闊，神彩可愛。碧衣曰：「此君新使也。」祐拜訖無言。祐似欠噓而遲者久之，忽無所見，惟蒼苔松柏，悄然嚴靜，乃薦奠而迴。見納，納呼入卧内，問王祐，祐但以薦奠畢，擲樗蒲投具，得吉兆告納。納曰：「祐何不實言？何故噬吾足？」於是舉足，乃祐所噬足跡也。祐頓首，具以實告，納曰：「適見新使爲誰？」祐曰：「見則識，不知其名也。」納乃召三人出，至師古，曰：「此是也。」納遂授以後事，言畢而卒。王祐初見納荷校，問曰：「僕射何故如此？」納曰：「平生爲臣之辜也，蓋不得已如何，今日復奚言也！」《廣記》卷三〇五

沈聿

貞元中庶子沈華，致仕永崇里。其子聿，尉三原，素有別業在邑之西。聿因官遂修葺焉。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，垣古埏以建牛坊，秩滿因歸農焉。一日晝寢堂之東軒，忽驚寤，見一黃衣吏

謂聿曰：「府司召郎。」聿自謂官罷，無事詣府，拒之未行。二吏堅呼，聿不覺隨出，經歷親愛洎家人，揮霍告語，曾無應者。二吏呵驅甚迫，遂北行可二十里，至一城署，人民稀少，道路蕪薈，正衙之東街，南北二巨門對啓。吏導入北門，止聿屏外，入云：「追沈聿到。」良久，廳上讀狀，付司責問。聿惶懼而逃，莫知所詣，遂突入南門。門內有廳，重施簾幙。聿危急，徑入簾下。則見紫衣貴人，寢書案後。聿欣有所投，又懼二吏之至，因聲氣撼動，紫衣遂寤，熟視聿曰：「子爲何者？」聿即稱官及姓名，紫衣曰：「吾與子親且故，子其知乎？」聿驚惑未對，又曰：「子非張氏之彌甥乎！吾而祖舅也。子在人間，亦知張謂侍郎乎？」聿曰：「幼稚時則聞之，家有文集，尚能記念。」紫衣喜曰：「試爲我言。」聿念：「櫻桃解結垂簷子，楊柳能低入户枝。」紫衣大悦，二吏走至前庭曰：「秋局召沈聿。」因遥拜，呼紫衣曰生曹，禮謁甚恭。紫衣謂曰：「沈聿吾之外孫也，爾可致吾意於秋局，希緩其期。」二吏承命而出，俄返曰：「敬依教。」紫衣曰：「爾死矣，宜速歸。」聿謝辭而出，吏伺聿於門，笑謂聿曰：「生曹之德，其可忘哉！」因引聿而南，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，忽若夢覺，日已夕矣。亦不以告人，即令致奠二吏於野外，聿亦無恙。又五日，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：「寃訴不已，須得郎爲證。」聿即詢其事犯，二吏曰：「郎建牛坊，平夷十古塚，大被論理，候郎對辯。」聿謂曰：「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。」二吏相顧曰：「置郎召奴或可矣。」因忽不見。其夜銀鑰氣殪而卒。數日忽復遇二吏，謂聿曰：「銀鑰稱郎指教，屈辭甚切，郎宜自往。」聿又勤求，特希一爲

告於生曹，二吏許諾。有頃復至，曰：「生曹遣郎今夕潛遯，慎不得洩，藏伏三日，事則濟矣。」言訖不見。聿乃密擇捷馬，乘夜獨遊。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，因往詣之。及至，遇所友之僧出，因投其房，留宿累日。懼貽嚴君之憂，則徑歸京，不敢以實啓。莊夫至云：「前夜火發，北原之牛坊，已爲煨燼矣。」聿終免焉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七

永清縣廟

房州永清縣，去郡東百二十里，山邑殘毀，城郭蕭條。穆宗時，有縣令至任逾年，其弟寧省。乍覩牢落，不勝其憂。暇日，周覽四隅，無非榛棘，見荒廟巋然，土偶羅列，無門榜牌記，莫知誰氏，訪之邑吏，但云永清大王而已。令弟徙倚久之，昏然成寐，與神相接。神曰：「我名跡不顯久矣，鬱然欲自述其由，恐爲妖怪。今吾子致問，得伸積年之憤。我毗陵人也，大父子隱，吳書有傳。誅南山之虎，斬長橋之蛟，與民除害，陰功昭著。余素有壯志，以功佐時。余名廓，爲上帝所命，於金、商、均、房四郡之間捕鷙獸。余數年之內，勦戮猛虎，不可勝數，生聚頓安。虎之首帥，在西城郡，其形偉博，便捷異常，身如白錦，額有圓光如鏡，害人最多，余亦誅之。居人懷恩，爲余立廟。自襄漢之北，藍關之南，凡三十餘處，皆余憩息之所也。歲祀緜遠，俗傳多誤，以余爲白虎神，幸君子訪問，願爲顯示，以正其非。」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，乃書版寘於廟中。塵

侵雨漬，文字將滅，大中壬申歲，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七

按：本條明鈔本《廣記》作《録異記》，待考。

凌華

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，骨狀不凡。常遇施翁相曰：「能捨吏，當爲上將軍。」華爲吏酷暴，每有縲絏者，必扼喉撞心，以取賄賂。元和初，病一夕而死。將死，見黄衫吏齎詔而前，宣云：「牒奉處分。以華昔日曾宰劇縣，甚著能績；後有缺行，敗其成功。謫官圜扉，伺其修省，既迷所履，太乖乃心。玉枕凝然，委於庸賤。念兹貴骨，須有所歸。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爲上將，骨未圓實，難壯威稜，宜易之以得人，免塊然而妄處。付司追凌華，鑿玉枕骨送上。仍令所司量事優恤。」於是黄衫吏引入，有緑冠裳者隔簾語曰：「今日之來，德之不修也。見小吏而失禄，竊爲吾子惜焉。」命左右取鉗鎚，俄頃有緇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。緑裳賜華酒五盃，昏然而醉，唯聞琢其腦，聲絶而華醉醒，復止華于西階以聽命。移時有宣言曰：「亡貴之人，理宜裨補，量延半紀，仍賚十千。」宣訖，緑裳延華升階，語曰：「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。蓋求全身，微規小利，既殁之後，貴受此官，位卑職猥，殊不快志。足下莫歎失其貴骨，此事稍大，非獨一人。」命酒與華對酌别，飲數盃，冥然無所知。既醒，宛然在廢牀之上，捫其腦而骨已亡。其儕流賻助，凡十千焉。

後十五年而卒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七

劉元迥

劉元迥者，狡妄人也。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，又巧以鬼道惑衆，衆多迷之，以是致富。李師古鎮平盧，招延四方之士，一藝者至，則厚給之。元迥遂以此術干師古。師古異之，面試其能，或十銖五銖，皆立成焉，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。師古曰：「此誠至寶，宜何用？」元迥貴成其奸，不慮後害，乃曰：「雜之他藥，徐燒三年，可以飛仙；爲食器，可以避毒；以爲玩用，可以辟邪。」師古大神之。因曰：「再燒其期稍緩，子且爲我化十斤，將備吾所急之器也。」元迥本銜此術，規師古錢帛，逡巡則謀遁去，爲師古縻之，專令燒金，其數極廣，元迥無從而致。因以鬼道說師古曰：「公紹續一方，三十餘載。雖戎馬倉廩，天下莫與之儔，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，所圖必遂者，須假神祇之力。」師古甚悦，因而詢之，元迥則曰：「泰嶽天齊王，玄宗東封，因以沉香刻製其像，所以玄宗享國永年。公能以他寶易其像，則受福與開元等矣。」師古狂悖，甚然之。元迥乃曰：「全軀而致，或恐卒不能辦，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，固當獲祐矣。」師古曰：「君便先爲燒之，速成其事。」元迥大笑曰：「天齊雖曰貴神，乃鬼類耳。若以吾金爲其首，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！是則斥逐天齊，何希其福哉。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，則可矣。」師古尤異之，則以藏金二十

斤，恣元迥所爲，仍命元迥就嶽廟而易焉。元迥乃以鉛錫雜類，鎔其外而易之，懷其真金以歸，爲師古作飲食器皿，靡不辦集矣。師古尤加禮重，事之如兄，玉帛姬妾居第，資奉甚厚。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，忽有庖人，自厨徑詣師古，於衆會之中，因擧身丈餘，蹈空而立，大詬曰：「我五嶽之神，是何賊盜，殘我儀質！我上訴於帝，涉歲方歸。及歸，我之甲兵軍馬，帑藏財物，皆爲黄石公所掠去。」則又極罵，復聳身數丈，良久履地，師古令曳去，庖人無復知覺，但若沉醉者數日。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，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，就泰山而焚之。尚未悟元迥之奸，方將理之，而師古暴瘍，不數日腦潰而卒。其弟師道領事，即令判官李文會、虞早等按之，元迥辭窮，戮之於市。《廣記》卷三〇八

馬總

馬總爲天平節度使，暇日方修遠書，時術人程居在旁。總憑几忽若假寐，而神色慘蹙，不類於常。程不敢驚，乃徐起，詣其佐相元封告之。俄而總召元封，屏人謂曰：「異事！異事！某適有所詣，嚴邃崇閎，王者之居不若也。爲人導前，見故杜十丈司徒，笑而下階相迎曰：『久延望，甚喜相見。』因留連曰：『祐之此官，亦人世之中書令耳，六合之内，靡不關由。然久處會劇，心力殆倦，將求賢自代。公之識度，誠克大用，況親且故，所以奉邀，敬以相授。』總因辭退，至於泣

下，良久，杜乃曰：「『既未爲願，則且歸矣，然二十年當復相見。』」總既寤，大喜其壽之遐遠，自是後二年而薨。豈馬公誤聽，將祐增其年，以悅其意也？《廣記》卷三〇八

蔣琛

霅人蔣琛，精熟二經，常教授於鄉里。每秋冬，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。常獲巨龜，以其質狀殊異，乃顧而言曰：「雖入余且之網，俾免刳腸之患。既在四靈之列，得無愧於鄙叟乎？」乃釋之。龜及中流，凡返顧六七。後歲餘，一夕風雨晦冥，聞波間洶洶聲，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：「今夕太湖、霅溪、松江神境會，川瀆諸長，亦聞應召，開筵解榻，密邇漁舟。以足下淹滯此地，持網且久，纖鱗細介，苦於數網，脱禍之輩，常懷怨心。恐水族乘便，得肆胸臆。昔日恩遇，常貯懇誠，由斯而來，冀答萬一。能退咫尺以遠害乎？」琛曰：「諾。」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。未頃，有龜鼉魚鱉，不可勝計。周匝二里餘，鼈波爲城，遏浪爲地，闢三門，垣通衢。異怪千餘，皆人質螭首，執戈戟，列行伍，守衛如有所待。續有蛟蜃數十，東西馳來，乃嘘氣爲樓臺，爲瓊宫珠殿，爲歌筵舞席，爲座榻裀褥，頃刻畢備。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，皆非人世所有。又有神魚數百，吐火珠，引甲士百餘輩，擁青衣黑冠者，由霅溪南津而出。復見水獸，亦數百，銜耀，引鐵騎二百餘，擁朱衣赤冠者，自太湖中流而來。至城門，下馬交拜，溪神曰：「一不展覿，五紀於兹。雖

魚雁不絕，而笑言久曠。勤企盛德，衷腸惄然。」湖神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揖讓次，有老蛟前唱曰：「安流王上馬。」於是二神立候焉。則有衣虎豹之衣，朱其額，青其足，執蠟炬，引旌旗戈甲之卒，凡千餘，擁紫衣朱冠者，自松江西派而至。二神迎於門，設禮甚謹。敍暄涼竟，江神曰：「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，而神貌未揚，行李甚艱，恐神不識不知，事須帖屏翳收風，馮夷息浪；斯亦上帝素命。禮宜躬親，候吾子清塵，得免舉罰否？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，足以補其尤矣。」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，溪湖神曰：「欽奉實久。」范君曰：「涼德未泯，吳人懷恩。立祠於江瀆，春秋設薄祀，爲村醪所困，遂爲江公驅來。唐突盛筵，益增慚慄。」於是揖讓入門。既即席，則有老蛟前唱曰：「湘王去城二里。」俄聞軿闐車馬聲，則有綠衣玄冠者，氣貌甚偉，驅殿亦百餘，既升階，與二神相見。曰：「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。」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，傴僂而進。方即席，范相笑謂屈原曰：「被放逐之臣，負波濤之困，讒痕謗跡，骨銷未滅，何慘面目，更獵其盃盤？」屈原曰：「湘岸之孤魂，魚腹之餘肉，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！然吾聞穿七札之箭〔一〕，不射籠中之鳥；刜洪鍾之劍，不剸几上之肉。且足下亡吳霸越，功成身退，逍遥於五湖之上，輝煥於萬古之後。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，不敢以常意奉待。何今日戲謔於綺席，恃意氣於放臣，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，剸腐肉於几上！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。」於是湘神動色，命酒罰范君。君將飲，有女樂數十輩，皆執所習於舞筵。有俳優揚言曰：「皤皤美女，唱《公無渡河歌》。」其詞曰：「濁波

揚揚兮凝曉霧，公無渡河兮公竟渡。風號水激兮呼不聞，提衣看入兮中流去。浪排衣兮隨步没，沉屍深入兮蛟螭窟。蛟螭盡醉兮君血乾，推出黄沙兮泛君骨。當時君死兮妾何適，遂就波瀾兮合魂魄。願持精衛銜石心，窮取河源塞泉脈。」歌竟，俳優復揚言：「謝秋娘舞《採桑曲》。」凡十餘疊。曲韻哀怨，舞未竟，外有宣言，申徒先生從河上來，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。乃隨導而入，江溪湘湖禮接甚厚。屈大夫曰：「子非踣甕抱石抉眼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屈曰：「余得朋矣。」於是朱絃雅張，清管徐奏，酌瑶觥，飛玉觴，陸海珍味，靡不臻極。舞竟，俳優又揚言：「曹娥唱《怨江波》。」凡五疊，琛所記者唯三。其詞云：「悲風淅淅兮波緜緜，蘆花萬里兮凝蒼煙。虬螭窟宅兮淵且玄，排波疊浪兮沉我天。所覆不全兮身寧全！溢眸恨血兮徒漣漣。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喙，空水府而藏其腥涎。青娥翠黛兮沉江壖，碧雲斜月兮空嬋娟。吞聲飲恨兮語無力，徒揚哀怨兮登歌筵。」歌竟，四座爲之慘容。江神把酒，太湖神起舞，作歌曰：「白露溥兮西風高，碧波萬里兮翻洪濤。莫言天下至柔者，載舟覆舟皆我曹。」江神傾盃起舞，作歌曰：「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，中載萬姓之脂膏。當樓船泛泛於疊浪，恨珠貝又輕於鴻毛。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舠，中有一士青其袍。赴宰邑之良日，任波吼而風號。是知溺名溺利者，不免爲水府之腥臊。」湘王持盃，霅溪神歌曰：「山勢縈迴水脈分，水光山色翠連雲。四時盡入詩人詠，役殺吴興柳使君。」酒至溪神，湘王歌曰：「渺渺烟波接九嶷，幾人經此泣江籬。年年緑水青山色，不改重華南狩時。」

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：「浪闊波澄秋氣涼，沉沉水殿夜初長。自憐休退五湖客，何幸追陪百谷王。香裊碧雲飄几席，觥飛白玉灔椒漿。酒酣獨泛扁舟去，笑入琴高不死鄉。」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：「珠光龍耀火熿熿，夜接朝雲宴渚宮。鳳管清吹淒極浦，朱絃閒奏冷秋空。論心幸遇同歸友，揣分慚無輔佐功。雲雨各飛真境後，不堪波上起悲風。」屈大夫左持盃，右擊盤，朗朗作歌曰：「鳳騫騫以降瑞兮，患山雞之雜飛。玉溫溫以呈器兮，因碔砆之爭輝。當侯門之四闢兮，墐嘉謨之重扉。既瑞器而無庸兮，宜昏暗之相微。徒刳石以為舟兮，顧沿流而志違，將刻木而作羽兮，與超騰之理非。矜孑孑於空潤兮，靡羣援之可依。血淋淋而滂流兮，顧江魚之腹而將歸。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，白芷芳歇兮江籬秋。日晼晼兮川雲收，棹四起兮悲風幽。羈魂汨沒兮我名永浮，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。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，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！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，雖正寢而死兮，無得與吾儔。當鼎足之嘉會兮，獲周旋於君侯。雕盤玉豆兮羅珍羞，金巵瓊斝兮方獻酬。敢寫心兮歌一曲，無誚余持盃以淹留。」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：「行殿秋未晚，水宮風初涼。誰言此中夜，得接朝宗行。靈鼉振鼕鼕，神龍耀煌煌。紅樓壓波起，翠幄連雲張。玉簫冷吟秋，瑤瑟清含商。賢臻江湖叟，貴列川瀆王。諒予衰俗人，無能振頹綱。分辭皆亂世，樂寐蛟螭鄉。棲遲幽島間，幾見波成桑。爾來盡流俗，難與傾壺觴。今日登華筵，稍覺神揚揚。方歡滄浪侶，遽恐白日光。海人瑞錦前，豈敢言文章。聊

歌靈境會，此會誠難忘。」鴟夷君銜盃作歌曰：「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，玄黄交戰兮吴無全壟。既霸業之將墜，宜嘉謨之不從。國步顛蹶兮，吾道遘凶。處鴟夷之大困，入淵泉之九重。上帝愍余之非辜兮，俾大江鼓怒其寃踪。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，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。當靈境之良宴兮，謬尊俎之相容。擊簫鼓兮撞歌鐘，吴謳越舞兮歡未極，遽軍城曉鼓之鼕鼕。願保上善之柔德，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。」歌終，雲郡城樓早鼓絶，洞庭山寺晨鐘鳴，而飄風勃興，玄雲四起，波間車馬音猶合沓，頃之無所見。曙色既分，巨龜復延首於中流，顧眄琛而去。《廣記》卷三〇九

按：本條明鈔本《廣記》作《纂異記》，待考。

〔一〕「吾」原作「無」，據掃葉山房本《廣記》改。

陳導

唐陳導者，豫章人也，以商賈爲業。龍朔中，乃泛舟之楚，夜泊江浦。見一舟泝流而來，亦宿于此。導乃移舟近之，見一人厖眉大鼻，如吏，在舟檢勘文書，從者三五人。導以同旅相值，因問之曰：「君子何往？幸喜同宿此浦。」厖眉人曰：「某以公事到楚，幸此相遇。」導乃邀過船中，厖眉亦隨之。導備酒饌，飲經數巡，導乃問以姓氏。厖眉人曰：「某姓司徒名弁，被差至楚，已來充使。」導又問曰：「所主何公事也？」弁曰：「公不宜見問。君子此行，慎勿以楚爲意，願適他土

耳。」導曰：「何也？」弁曰：「吾非人也，冥司使者。」導驚曰：「何故不得之楚？」弁曰：「吾往楚行災，君亦其人也。感君之惠，故相報耳。然君須以錢物計會，方免斯難。」導懇苦求之，弁曰：「但俟吾從楚回，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，當免君家。」導許諾，告謝而別。是歲果荆楚大火，延燒數萬家，蕩無孑遺。導自別弁後，以憂慮繫懷，及移舟而返，既至豫章，弁亦至矣。導以慳鄙爲性，託以他事，未辦所許錢。使者怒，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。導開讀未終，而宅内掀然火起，凡所財物悉盡。是夕無損他室，惟燒導家。弁亦不見。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。《廣記》卷三二八

趙叔牙

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，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。夜中，有物窗外動搖窗紙聲，問之，其物自稱：「是鬼，吴時劉得言，窟宅在公牀下，往來稍難。公爲我移出，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，是我妻墓，墓東埋之，後必相報。」叔牙明旦出城，視之信。卽日掘牀下，深三尺，得骸骨，如其言葬之。其夜鬼來言謝曰：「今時旱，不出三日有雨。公且告長史。」叔牙至明，通狀請祈雨，期三日雨足。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，給其所須。叔牙於石佛山設壇，至三日，且無雨，當截耳。城中觀者數千人。時與寇鄰，建封以爲詐妄有謀，晚衙杖殺之。昏時大雨，卽令致祭，補男爲散騎。時人以爲事君當誠實，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，故自當死耳。《廣記》卷三四二

按：《廣記》談刻本作《祥異記》，明鈔本作《集異記》，録存備考。

劉惟清

平陰北把關，南禦並山濱濟，空闊百里無人居，地勢險阸，用兵者先據此爲勝。迄今天陰日暮，鬼怪往往而出。長慶三年春，平盧節度使薛苹遣衙門將劉惟清使于東平，途出于此。時日已落，忽於野次，遥見幕幄營伍，旌旗人馬甚衆，煙火極遠。惟清少在戎旅，計其部分，可五六萬人也。惟清不知，甚駭之。俄有輜重皷角，部隊紛紜，或歌或語，諠然競進，惟清乃緩轡出於其中。忽有衣縗者徒行叩惟清，將奪馬，惟清與之力争，因躍馬絶道，而縗者執之愈急。惟清有膂力，以所執鐵鞭連箠其背。縗者不甚拒，良久捨去。惟清復路，則向之軍旅已過矣。夜闌，方及前驛。會同列將渾釗，自滑使還，亦館於此。聞惟清至，迎之，則惟清冥然無所知。衆扶持環視，久之乃寤，遂話此事。不一二日，至東平，既就館，亦不爲他人道。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嗜者，落魄不仕，衣屩藍縷，衆甚鄙之。一日，惟清出遊，嗜于途中遥指曰：「劉押衙。」惟清素衣未識〔一〕，因與相款。嗜曰：「本恐他人取馬，故牽公避道。奈何却以鐵鞭相苦！賴我金鎧在身，不邇〔二〕，巨力堅策，豈易當哉！」笑而竟去。惟清從人辭謝，將問其故。嗜躍入稠人中，不可復見。後四年，李同捷反于滄、景。時天下兵，皆由平陰以入賊境，豈陰兵先致討歟！《廣記》卷三四六

按：《廣記》談刻本作《異聞録》，明鈔本作《集異記》。

〔一〕明鈔本「素」下無「衣」字。

〔二〕「邇」疑當作「爾」。

郜濤

郜濤者，汝南人，精習墳典，好道術。旅泊婺州義烏縣館，月餘，忽有一女子，侍二婢夜至。一婢進曰：「此王氏小娘子也，今夕願降於君。」濤視之，乃絶色也。謂是豪貴之女，不敢答。王氏笑曰：「秀才不以酒色於懷，妾何以奉託？」濤乃起拜曰：「凡陋之士，非敢是望。」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濤寢室，炳以銀燭，又備酒食。飲數巡，王氏起謂濤曰：「妾少孤無託，今願侍君子枕席，將爲可乎？」濤遜辭而許。恩意款洽，而王氏曉去夕至，如此數月。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，見濤色有異，曰：「公爲鬼魅所惑，宜斷之，不然死矣！」濤聞之驚，以其事具告。景霄曰：「此乃鬼也。」乃與符二道，一施衣帶，一置門上，曰：「此鬼來，當有怨恨，慎勿與語。」濤依法受之。女子是夕至，見符門上，大罵而去，曰：「來日速除之，不然生禍。」濤明日訪景霄，具言之。景霄曰：「今夜再來，可以吾呪水灑之，此必絶矣。」濤持水歸。至夜，女子復至，悲恚之甚，濤乃以景霄呪水灑之，於是遂絶。《廣記》卷三四七

李佐文

南陽臨湍縣北界，秘書郎袁測、襄陽掾王汧皆立別業。大和六年，客有李佐文者，旅食二莊。佐文琴棋之流，頗爲袁、王之所愛。佐文一日向暮，將止袁莊。僕夫抱衾前去，不一二里，陰風驟起，寒埃昏晦，俄而夜黑，劣乘獨行，迷誤甚遠。約三更，晦稍息，數里之外，遥見火燭，佐文向明而至。至則野中迥室，卑狹頗甚，中有田叟，織芒屩。佐文遜辭請託，久之，方延入户。叟云：「此多豺狼，客馬不宜遠縶。」佐文因移簷下，迫火而憩。叟曰：「客本何詣而來此？」佐文告之。叟哂曰：「此去袁莊，乖於極矣。然必俟曉，方可南歸。」而叟之坐後，緯蕭障下，時聞稚兒啼號甚痛。每發聲，叟卽曰：「兒可止。事已如此，悲哭奈何！」俄則復啼，叟輒以前語解之。佐文不諭，從而詰之，叟則低回他說。佐文因曰：「孩幼苦寒，何不攜之近火。」如此數四，叟則攜致就爐，乃八九歲村女子耳。見客初無羞駭，但以物畫灰，若抱沉恨。忽而怨咽驚號，叟則又以前語解之。佐文問之，終不得其情。須臾平曉，叟卽遥指東南喬木曰：「彼袁莊也，去此十里而近。」佐文上馬四顧，乃窮荒大野，曾無人迹，獨田叟一室耳。行三數里，逢村婦，攜酒一壺，紙錢副焉。見佐文曰：「此是巨澤，道無人，客凌晨何自來也？」佐文具白其事。婦乃拊膺長號曰：「孰爲人鬼之遇途耶！」佐文細詢之，其婦曰：「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，則

我亡夫之殯閭耳。我傭居袁莊七年矣，前春，夫暴疾而卒。翌日，始亂之女又亡。貧窮無力，父子同瘞焉。守制嫠居，官不免稅，孤窮無託，遂意再行。今夕將適他門，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。」佐文則與同往，比至昨暮之室，乃殯宮也。歷歷蹤由，分明可復。婦乃號慟，淚如綆縻。因棄生業，剪髮於臨淄佛寺，役力誓死焉。其婦姓王，開成四年，客有見者。《廣記》卷三四七

金友章

金友章者，河內人，隱於蒲州中條山，凡五載。山有女子，日常挈缾而汲溪水，容貌殊麗。友章於齋中遥見，心甚悦之。一日，女子復汲，友章躡屣企户而調之曰：「誰家麗人，頻此汲耶？」女子笑曰：「澗下流泉，本無常主。須則取之，豈有定限。先不相知，一何造次。然兒止居近里，少小孤遺，今且託身於姨舍。艱危受盡，無以自適。」友章曰：「娘子既未適人，友章方謀婚媾，既偶夙心，無宜遐棄。未委如何耳？」女曰：「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，妾焉敢拒違。然候夜而赴佳命。」言訖，女子汲水而去。是夕果至，友章迎之入室。夫婦之道，久而益敬。友章每夜讀書，常至宵分，妻常坐伴之，如此半年矣。一夕，友章如常執卷，而妻不坐，但佇立侍坐。友章詰之，以他事告。友章乃令妻就寢。妻曰：「君今夜歸房，慎勿執燭，妾之幸矣。」既而友章秉燭就榻，即於被下見其妻，乃一枯骨耳。友章惋歎良久，復以被覆之。須臾乃復本形，因大悸怖，而謂友章

曰：「妾非人也，乃山南枯骨之精。居此山北，有恒明王者，鬼之首也，常每月一朝。妾自事金郎，半年都不至彼。向爲鬼使所録，榜妾鐵杖百。妾受此楚毒，不勝其苦。向以化身未得，豈意金郎視之也。事以彰矣，君宜速出，更不留戀。蓋此山中，凡物總有精魅附之，恐損金郎。」言訖，涕泣嗚咽，因爾不見。友章亦悽悵而去。《廣記》卷三六四

于凝

岐人于凝者，性嗜酒，常往來邠涇間。故人宰宜禄，因訪飲酒，涉旬乃返。既而宿醒未愈，令僮僕先路，以備休憩。時孟夏，麥野韶潤，緩轡而行。遥見道左嘉木美蔭，因就焉。至則繫馬藉草，坐未定，忽見馬首南顧，鼻息恐駭，若有覩焉。凝則隨向觀之，百步外，有枯骨如雪，箕踞於荒塚之上，五體百骸，無有不具，眼鼻皆通明，背肋玲瓏，枝節可數。凝卽跨馬稍前，枯骨乃開口吹噓，槁葉輕塵，紛然自出。上有烏鳶紛飛，啁噪甚衆。凝良久稍逼，枯骨乃竦然挺立，骨節絶偉。凝心悸，馬亦驚走，遂馳赴旅舍，而先路僮僕出迎，相顧駭曰：「郎君神思，一何慘悴？」凝卽説之。適有涇倅十餘，各執長短兵援蕃，覘以東，皆曰：「豈有是哉！」洎逆旅少年輩，集聚極衆，凝卽爲之導前，仍與衆約曰：「儻或尚在，當共碎之。」雖然，恐不得見矣。」俄至其處，而端坐如故。或則叫噪，曾不動摇。或則彎弓發矢，又無中者。或欲環之前進，則亦相顧莫能先焉。久

之，枯骸欻然自起，徐徐南去。日勢已晚，衆各恐讋，稍稍遂散。凝亦鞭馬而迴。遠望尚見烏鵲翔集，逐去不散。自後凝屢經其地，及詢左近居人，乃無復見者。《廣記》卷三六四

宮山僧

宮山，在沂州之西鄙，孤拔聳峭，迴出衆峰。環三十里，皆無人居。貞元初，有二僧至山，蔭木而居。精勤禮念，以晝繼夜。四遠村落，爲構屋室，不旬日，院宇立焉。二僧尤加愨勵，誓不出房二十餘載。元和中，冬夜月明，二僧各在東西廊，朗聲唄唱。空中虛靜，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，稍近，須臾則及院門。二僧不動，哭聲亦止。踰垣遂入，東廊僧遥見其身絶大，躍入西廊，而唄唱之聲尋輟，如聞相擊撲争力之狀。久又聞咀嚼啖噬，啜吒甚勵。東廊僧惶駭突走，久不出山，都忘途路，或仆或蹶，氣力殆盡。廻望見其人，踉蹌將至，則又跳迸。忽逢一水，兼衣徑渡畢，而追者適至，遥詬曰：「不阻水，當併食之。」東廊僧且懼且行，罔知所詣。俄而大雪，咫尺昏迷，忽得人家牛坊，遂隱身於其中。夜久雪勢稍晴，忽見一黑衣人，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。東廊僧省息屏氣，向明潛窺，黑衣踟躕徙倚，如有所伺。有頃，忽院牆中般過兩囊衣物之類〔一〕，黑衣取之，束縛負擔。續有一女子攀牆而出，黑衣挈之而去。僧懼涉蹤踪，則又逃竄，恍惚莫知所之。不十數里，忽墜廢井，井中有死者，身首已離，血體猶暖，蓋適遭殺者也。僧驚悸不知所爲。俄而

天明，視之，則昨夜攀牆女子也。久之，卽有捕逐者數輩偕至，下窺曰：「盜在此矣。」遂以索縋人就井縶縛，加以毆擊，與死爲鄰。及引上，則以昨夜之事本末陳述。而村人有曾至山中，識爲東廊僧者。然且與死女子俱得，未能自解。乃送之於邑，又細列其由，謂西廊僧已爲異物啖噬矣。邑遣吏至山中尋驗，西廊僧端居無恙，曰：「初無物。但將二更，方對持念，東廊僧忽然獨去。久與誓約，不出院門，驚異之際，追呼已不及矣。山下之事，我則不知。」邑吏遂以東廊僧誣妄，執爲殺人之盜，榜掠藁灼，楚痛備施。僧冤痛誣，甘置於死。贓狀無據，法吏終無以成其獄也。逾月，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，具得情實，僧乃冤免。《廣記》卷三六五

〔一〕「囊」原作「廊」，據明鈔本《廣記》改。

李楚賓

李楚賓者，楚人也。性剛傲，惟以畋獵爲事，凡出獵無不大獲。時童元範家住青山，母嘗染疾，晝常無苦，至夜卽發。如是一載，醫藥備至，而絶無瘳減。時建中初，有善易者朱邯，歸豫章，路經範舍，邯爲筮之，乃謂元範曰：「君今日未時，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。當有執弓挾矢過者，君能求之，斯人必愈君母之疾，且究其原矣。」元範如言，果得楚賓，張弓驟馬至。元範拜請過舍，賓曰：「今早未有所獲，君何見留？」元範以其母疾告之，賓許諾。元範備飲膳，遂宿

楚賓於西廡。是夜月明如晝，楚賓乃出戶，見空中有一大鳥，飛來元範堂舍上，引喙啄屋，卽聞堂中叫聲，痛楚難忍。楚賓揆之曰：「此其妖魅也。」乃引弓射之，兩發皆中。其鳥因爾飛去，堂中哀痛之聲亦止。至曉，楚賓謂元範曰：「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。」乃與元範遶舍遍索，俱無所見。因至壞屋中，碓桯古址，有箭兩隻。所中箭處，皆有血光。元範遂以火燔之，精怪乃絕。母患自此平復。《廣記》卷三六九

張式

張式幼孤，奉遺命葬於洛京。時周士龍識地形，稱郭璞青烏之流也。式與同之外野，歷覽三日而無獲。夜宿村舍。時冬寒，室內惟一榻，式則籍地，士龍據榻以憩。士龍夜久不寐，式兼衣擁爐而寢，欻然驚魘曰：「親家。」士龍遽呼之，式固不自知。久而復寐，又驚魘曰：「親家。」士龍又呼之，式亦自不知所謂。及曉，又與士龍同行。出村之南，南有土山。士龍駐馬遥望曰：「氣勢殊佳。」則與式步履久之。南有村夫伐木，遠見士龍相地，則荷斧遽至曰：「官等得非擇葬地乎？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。如何，則某請導致焉。」士龍謂式曰：「疇昔夜夢再驚，皆曰親家，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？」遂卜葬焉。而式累世清貴。《廣記》卷三九〇

徐智通

唐徐智通，楚州醫士也。夏夜乘月，於柳堤閑步。忽有二客笑語於河橋，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，相謂曰：「明晨何以爲樂？」一曰：「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。」答曰：「赤巖主人嗜酒，留客必醉。僕來日未後，有事於西海，去恐復爲縈滯也。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，與吾子較技耳。」曰：「君將何戲？」曰：「寺前古槐僅百株，我霆震一聲，剖爲纖莖，長短粗細，悉如食筯。君何以敵？」答曰：「寺前素爲郡之戲場，每日中，聚觀之徒，通計不下三萬人。我霆震一聲，盡散其髮，每縷仍爲七結。」二人因大笑，約諾而去。智通異之，即告交友六七人，遲明，先俟之。是時晴朗，巳午間，忽有二雲，大如車輪，凝於寺上。須臾昏黑，咫尺莫辨。俄而霆震兩聲，人畜頓踣。及開霽，寺前槐林，劈櫳分散，布之於地，皆如算子，小大洪纖，無不相肖。而寺前負販、戲弄、觀看人數萬衆，髮悉解散，每縷皆爲七結。《廣記》卷三九四

裴用

唐大和，濮州軍吏裴用者，家富於財。年六十二，病死。既葬旬日，霆震其墓，棺飛出百許步，屍柩零落。其家即選他處重瘞焉，仍用大鐵索繫纜其棺。未幾震如前。復選他處重瘞，不

旬日，震復如前。而棺柩灰盡，不可得而收矣。因設靈儀，招魂以葬。《廣記》卷三九四

李勉

司徒李勉，開元初作尉浚儀。秩滿，沿汴將遊廣陵。行及睢陽，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，詣勉曰：「異鄉子抱恙甚殆，思歸江都。知公長者，願托仁蔭，皆異不勞而獲護焉。」勉哀之，因命登艫，仍給饘粥。胡人極懷慚愧，因曰：「我本王貴種也，商販于此，已逾二十年。家有三子，計必有求吾來者。」不日舟止泗上，其人疾亟，因屏人告勉曰：「吾國内頃亡傳國寶珠，募能獲者，世家公相。吾衒其鑒而貪其位，因是去鄉而來尋。近已得之，將歸即富貴矣。其珠價當百萬。吾懼懷寶越鄉，因剖肉而藏焉。不幸遇疾，今將死矣。感公恩義，敬以相奉。」即抽刀決股，珠出而絕。勉遂資其衣衾，瘞於淮上。掩坎之際，因密以珠含之而去。既抵維揚，寓目旗亭，忽與羣胡左右依隨，因得言語相接。傍有胡雛，質貌肖逝者。勉即詢訪，果與逝者所敍契會。勉即究問事迹，乃亡胡之子。告瘞其所，胡雛號泣，發墓取而去。《廣記》卷四〇二

嘉陵江巨木

閬州城臨嘉陵江，江之滸有烏陽巨木，長百餘尺，圍將半焉，漂泊摇撼於江波者久矣，而莫

知奚自。閬之耆舊相傳云，堯時汎洪水而至，亦靡據焉。襄漢節度使渤海高元裕，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閬中，下車未幾，亦嘗見之，固以爲異矣。忽一日，津吏啓事曰：「江中巨木由來東首，去夜無端飜然西顧。」高益奇之，卽與賓寮逕往觀焉。因廣召舟子洎軍吏羣民輩，則以大索羈而出之。初無艱阻，隨拖登岸。太半之後，屹而不前。雖千夫百牛，莫能引之。人力既竭，復如前時。自是日曝風吹，儼然沙上。或則寺僧欲以爲窣堵波之獨柱，或則州吏請支分剞劂，以備衆材。高以奇偉異常，皆莫之許。每擬還之於江，但慮勞人，逡巡未果。開成三年上元日，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，寮吏畢至。高欲因衆力，得共牽復其木焉。及至，則又廣備縻索，多聚勇力，將作氣引拽之際，而巨木因依假藉，若自轉移，輕然已復於江矣。拒江尚餘尺許，欻然驚迸，百支巨索，皆如斬截。其木則沿洄汩没徑去，絶江上及中流，寂然遂隱。高遣善泅者數輩，遽往觀之。江水清澈，毫髮可見。善遊者熟視而迴，皆曰：「水中别有東西二木，巨細與斯木無異。適自岸而至者，則南北叢焉。」高顧坐客，靡不駭愕。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。有頃，高除諫議大夫。制到，詳其授官之日，卽高役功之辰也。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，高之新命既至，則那復留意乎轉遷，俾之仍舊。《廣記》卷四○五

○五

江淮市人桃核

水部員外郎杜涉，嘗見江淮市人桃核扇，量米止容一升。言於九嶷山溪中得。《廣記》卷四

光化寺客

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，客有習儒業者，堅志棲焉。夏日涼天，因閱壁畫於廊序，忽逢白衣美女，年十五六，姿貌絶異。客詢其來，笑而應曰：「家在山前。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，亦未疑妖。但心以殊尤，貪其觀視，且挑且悦，因誘致於室。交歡結義，情款甚密。白衣曰：「幸不以村野見鄙，誓當永奉恩顧。然今晚須去，復來則可以不別矣。」客因留連，百端偏盡，而終不可。素寶白玉指環，因以遺之，曰：「幸視此，可以速還。」因送行，白衣曰：「恐家人接迎，願且回去。」客卽上寺門樓隱身目送，白衣行計百步許，奄然不見。客乃識其滅處，徑尋究。寺前舒平數里，纖木細草，毫髮無隱，履歷詳熟，曾無踪跡。暮將回，草中見百合苗一枝，白花絶偉，客因斸之。根本如拱，瑰異不類常者。及歸，乃啓其重付，百疊既盡，白玉指環宛在其内。乃驚歎悔恨，恍惚成病，一旬而斃。《廣記》卷四一七

劉禹錫

唐連州刺史劉禹錫，貞元中，寓居滎澤。首夏獨坐林亭，忽然間大雨，天地昏黑，久方開霽。獨亭中杏樹，雲氣不散。禹錫就視，樹下有一物，形如龜鱉，腥穢頗甚，大五斗釜。禹錫因以瓦礫投之，其物即緩緩登階，止于簷柱。禹錫乃退立於牀下，支策以觀之。其物仰視柱杪，款以前趾，抉去半柱。因大震一聲，屋瓦飛紛亂下，亭内東壁，上下罅裂丈許。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，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遥見。雷既收聲，其物亦失，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。禹錫亟視之，苜蓿如故，壁曾無動處。《廣記》卷四二二

裴越客

唐乾元初，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户。先是鎬之在京，以次女德容，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。已剋迎日，而鎬左遷，遂改期來歲之春季。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，以畢嘉禮。春仲，拒辰百里，鎬知其將至矣。張斥在遠，方抱憂惕，深喜越客遵約而至，因命家族宴於花園，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。山郡蕭條，竹樹交密。日暮衆將歸，或後或先，紛紜笑語，忽有猛虎出自竹間，遂擒德容跳入翳薈。衆皆驚駭，奔告張。夜色已昏，計力俱盡，舉家號哭，莫

知所爲。及曉則大發人徒，求骸骨於山野間。週迴遠近，曾無蹤跡。由是夕之前夜，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，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，而船亦隨焉。不二三里，遇水次板屋，屋内有榻，因掃拂，卽之憩焉。僕從羅列於前後。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，衆乃靜伺。微月之下，忽見猛虎負一物至。衆皆惶撓，則共闞喝之，仍大擊板屋并物。其虎徐行，尋俯於板屋側，留下所負物，遂入山間。共窺看，云是人，尚有餘喘。越客卽令舁之登舟，因促使解纜，然後船中烈燭熟視，乃是十六七美女也，容貌衣服，固非村閭之所有。越客深異之，則遣羣婢看胗之，雖髻被散，衣破服裂，而身膚無少損。羣婢漸以湯飲灌之，卽能微微入口。久之神氣安集，俄復開目。與之言語，莫肯應。夜久卽有自郡至者，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，爲暴虎所食，至今求其殘骸未獲。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，卽遣羣婢，具以此詢。德容因號啼不止。越客既登岸，遂以其事列於鎬。鎬凌晨躍馬而至，既悲且喜，遂與同歸，而婚媾果諧其期。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。今尚有存者。《廣記》卷四二八

丁巖

貞元十四年中，多虎暴，白晝噬人。時淮上阻兵，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。徵至，則大修擒虎具，兵仗坑穽，靡不備設。又重懸購，得一虎而酬十縑焉。有老卒丁巖者，善爲陷穽，遂列於

太守，請山間至路隅，張設以圖之。徵既許，不數日而獲一虎焉。虎在深坑，無施勇力。巖遂俯而下視，加以侮誚。虎則跳躍哮吼，怒聲如雷。而聚觀之徒，千百其衆，巖衒其計得，誇喜異常。時方被酒，因爲衣襟罥掛樹根，而墜穽中。衆共嗟駭，謂糜粉於暴虎之爪牙矣。及就窺，巖乃端坐，而虎但瞪視耳。巖之親愛憂巖，乃共設計，以轆轤下巨索，伺巖自縛，當遽引上，或希十一之全。巖得索，則纏縛腰肢，揮手，外人則共引之。去地三二尺，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。意態極仁，如此數四。巖因而謂之曰：「爾輩縱暴，入郭犯人，事須剪除，理宜及此。顧爾之命，且在頃刻。吾因沉醉，誤落此中。衆所未便屠者，蓋以我故也。爾若損我，固激怒衆人。我氣未絕，即當薪火亂投，爾爲灰燼矣。爾不若從吾，當啓白太守，捨爾之命，冀爾率領羣輩，遠離此土。斯亦渡河他適，爾所知者矣。我當質之天日，不渝此約。」其虎諦聽，若有知解。巖則引繩，衆共出之。虎乃弭耳矚目，不復留。巖既得出，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：「今殺一虎，不足禳羣輩之暴。況與試約，乞捨之。冀其率侶四出，管界獲寧耳。」徵許之。巖遂以太守之意，丁寧告諭。虎於陷中，踴躍盤旋，如荷恩施。巖即積土坑側，稍益淺，猶深丈許，虎乃躍而出，奮迅躑騰，嘯風而逝。自是旬朔之內，羣虎屏跡，而山野宴然矣。吁！保全軀命之計，雖在異類，亦有可觀者焉。若暴虎之猛悍，況厄陷穽，得人固當恣其狂怒，決裂噬嚙，以豁其情。斯虎乃因巖以圖全，而果諧焉。何其智哉！而巖能以言詞誘諭，通於强戾，果致族行出境之異，況免掛罥之

害，又何智哉！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。於戲！信誠之爲物也，何其神歟！《廣記》卷四二九

王瑶

漢州西四十五里，有富叟王瑶。所居水竹園林，占一川之勝境，而往來之人，多迂道以經焉。既至，瑶必盡誠接待。有賣瓦金石生者〔一〕，常言住在西山，每來必休於此。積十數年，率五日一至，瑶密異之。外視其所買，又非山中所用者。一日瑶伺其來，因竭力奉之。石亦無愧。近晚將去，瑶曰：「思至生居，爲日久矣。今日幸願階焉。」石生曰：「吾敝土窮山，不足爲訪。」瑶即隨行十餘里。暝色將起，石生曰：「爾可還矣。」瑶曰：「竊慕高躅，願效誠力。但生所欲，皆可以奉，所以求知其居焉。」石生固辭，瑶追從不已。石生忽以拄杖畫地，遂爲巨壑，而身亦騰爲白虎，哮吼顧瞻。瑶驚駭惶怖，因蒙面匍匐而走。明日再往，曾無人跡，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三

〔一〕「金」，掃葉山房本《廣記》作「釜」。

崔韜

崔韜，蒲州人也，旅遊滁州，南抵歷陽。曉發滁州，至仁義館宿，館吏曰：「此館凶惡，幸

無宿也。」韜不聽，負笈昇廳。館吏備燈燭訖。而韜至二更，展衾方欲就寢，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。俄然其門豁開，見一虎自門而入。韜驚走，於暗處潛伏視之，見獸於中庭，脱去獸皮，見一女子，奇麗嚴飾，昇廳而上，乃就韜衾。出問之曰：「何故宿余衾而寢？韜適見汝爲獸入來，何也？」女子起謂韜曰：「願君子無所怪。妾父兄以畋獵爲事，家貧，欲求良匹，無從自達，乃夜潛將虎皮爲衣。知君子宿於是館，故欲託身，以備灑掃。前後賓旅，皆自怖而殞。妾今夜幸逢達人，願察斯志。」韜曰：「誠如此意，願奉懽好。」來日韜取獸皮衣，棄廳後枯井中，乃挈女子而去。後韜明經擢第，任宣城，時韜妻及男將赴任，與俱行，月餘，復宿仁義館，韜笑曰：「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。」韜往視井中，獸皮衣宛然如故。韜又笑謂其妻子曰：「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。」妻曰：「可令人取之。」既得，妻笑謂韜曰：「妾試更著之。」〔一〕妻乃下階，將獸皮衣著之，纔畢，乃化爲虎，跳躑哮吼，奮而上廳，食子及韜而去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三

〔一〕此下原有「衣猶在請」四字，據明鈔本、許本《廣記》删。

楊褒

楊褒者，廬江人也。褒旅遊至親知舍，其家貧無備，舍惟養一犬，欲烹而飼之。其犬乃跪前足，以目視褒。褒異而止之，不令殺。乃求之，親知奉褒。將犬歸舍，經月餘，常隨出入。

褒妻乃異志於褒，褒莫知之。經歲時，後褒妻與外密契，欲殺褒。褒是夕醉歸，妻乃伺其外來殺褒。既至，方欲入室，其犬乃齧折其足，乃咬褒妻，二人俱傷甚矣。鄰里俱至救之，褒醒，見而搜之，果獲其刀。鄰里聞之，送縣推鞫，妻以實告。褒妻及懷刀者，並處極法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鄭韶

鄭韶者，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，大業中，授閩中太守。韶養一犬，憐愛過子。韶有從者數十人，内有薛元周者，韶未達之日已事之。韶遷太守，略無恩恤。元周忿恨，以刃久伺其便，無得焉。時在閩中，隋煬帝有使到，韶排馬遠迎之。其犬乃銜拽衣襟，不令出宅。館吏馳告云：「使入郭。」韶將欲出，爲犬拽衣不放。韶怒，令人縛之於柱。韶出使宅大門，其犬乃掣斷繩而走，依前拽韶衣不令去。韶撫犬曰：「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？」犬乃嗥吠，跳身於元周隊内，咬殺薛元周。韶差人搜元周衣下，果藏短劍耳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柳超

柳超者，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，因得罪，黜於嶺外。超以清儉自守，凡所經州郡，不干撓廉牧以自給。而領二奴掌閣、掌書，并一犬，至江州，超以鬱憤成疾。二奴欲圖其資裝，乃共謀曰：

「可奉毒藥於諫議，我等取財而爲良人，豈不好乎？」掌書曰：「善。」掌閣乃啓超曰：「人言有密詔到，不全諫議命。諫議家族將爲奈何？」超曰：「然。汝等當修饌，伺吾食畢，可進毒於吾，吾甘死矣。」掌閣等聞言，乃備珍饌，掌閣在厨修辦，掌書進之於超。超食次，忽見其犬，乃分與食之，涕泣撫犬曰：「我今日死矣，汝託於何人耶！」犬聞之不食，走入厨，乃咬掌閣喉，復至堂前嚙掌書。二奴俱爲犬所害。超未曉其事，後經數日，敕詔還京，而復雪免，方知其犬之靈矣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范翊

范翊者，河東人也，以武藝授裨將。養一犬，甚異人性。翊有親知陳福，亦署裨將，翊差往淮南充使，收市綿綺，時福充副焉。翊因酒席，恃氣而蔑福，因成讐恨。乃暗搆翊罪，潛狀申主帥。主帥不曉其由，謂其摭實，乃停翊職。翊飲恨而歸，福乃大獲補署。其犬見翊沉廢，乃往福舍，伺其睡，咋斷其首，銜歸示翊。翊驚懼，將福首級，領犬詣主帥請罪。主帥詰之，翊以前事聞。主帥察之，却歸翊本職，其犬主帥留在使宅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盧言

盧言者，上黨人也，常旅泊他邑。路行忽見一犬，羸瘦將死矣。言憫之，乃收養。經旬日，

其犬甚肥腯〔一〕，自爾凡所歷郡邑，悉領之。後將抵亳，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，大醉而歸。乃入房就寢。俄而鄰店火發，犬忙迫，乃上牀於言首嘷吠，又銜衣拽之。言忽驚起，乃見火已爇其屋柱，透走而出，方免斯難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〔一〕「腯」原作「悦」，據掃葉山房本《廣記》改。

齊瓊

唐禁軍大校齊瓊者，始以馳騁大承恩寵，以是假御中銜，至於劇憲。家畜良犬四，常畋迴廣囿，輒飼以粱肉。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，如隱叢薄然後食，食已則復至。齊竊異之。一日令僕伺其所往，則北垣枯竇，有母存焉，老瘠疥穢，吐哺以飼。齊亦義者，奇嘆久之，乃命篋牝犬歸，以敗茵席之，餘餅餌飽之。犬則摇尾俯首，若懷知感。爾後擒奸逐狡，指顧如飛，將扈獵駕前，必獲豐賞。逾年牝死，犬加勤効。又更律琯，齊亦殂落。犬嗥吠終夕，呱呱不輟。越月，將有事於邱隴，則留獒以禦奸盜。及懸窆之夕，犬獨以足爬土成坳，首叩棺見血。掩土未畢，犬亦致斃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按：本條《廣記》談刻本作《述異記》，誤。明鈔本作《集異記》，今從之。

田招

田招者，廣陵人也。貞元初，招以他事至於宛陵。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。襲見招至，主禮極厚。因一日招謂襲曰：「我思犬肉食之。」襲乃諸處覓之，了不可得。招曰：「汝家内犬何用？可殺而食之。」襲曰：「此犬養來多時，誰忍下手！」招曰：「吾與汝殺之。」言訖，招欲取犬，忽乃失之，莫可求覓。後經旬日，招告襲將歸廣陵，襲以親表之分，遂重禮而遣之。招出郭，至竹室步歇次，忽見襲犬在道側。招認而呼之，其犬乃搖尾隨之。招夜至旅店，將宿，其犬亦隨而宿之，伺招睡，乃咋其首，銜歸焉。襲懼，遂以茲事白於州縣。太守遣人覆驗，異而釋之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裴度

裴令公度，性好養犬。凡所宿設燕會處，悉領之。所食物餘者，便和碗與犬食。時子婿李甲見之，數諫。裴令曰：「人與犬類，何惡之甚？」犬正食，見李諫，乃棄食，以目視李而去。裴令曰：「此犬人性，必讐於子。竊慮之。」李以爲戲言。將欲午寢，其犬乃蹲而向李。李見之，乃疑犬讐之。犬見未寢，又出其户。李見犬去後，乃以巾櫛安枕，多排衣服，以被覆之，其狀如人寢。李乃藏於異處視之。逡巡犬入其户，將謂李已睡，乃跳上寢牀，當喉而嚙。嚙訖知謬，犬乃

下牀，憤跳號吠而死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七

胡志忠

處州小將胡志忠，奉使之越。夜夢一物，犬首人質，告忠曰：「某不食歲餘，聞公有會稽之役，必當止吾館矣。能減所食見沾乎？」忠夢中不諾，明早遂行，夜止山館。館吏曰：「此廳常有妖物，或能爲祟。不待寢食，請止東序。」忠曰：「吾正直可以御鬼怪，勇力可以排奸邪，何妖物之有！」促令進膳。方下筯次，有異物其狀甚偉，當盤而立。侍者懾退，不敢傍顧。志忠徹炙，乃起而擊之，異物連有傷痛之聲，聲如犬，語甚分明，曰：「請止！請止！若不止，未知誰死。」忠運臂愈疾，異物又疾呼曰：「斑兒何在！」續有一物自屏外來，閃然而進。忠又擊之，然冠隳帶解，力若不勝。僕夫無計能救，乃以箠撲，羅曳入於東閣。顛仆之聲，如壞牆然。未久，志忠冠帶儼然而出，復就盤命膳。卒無一言，唯顧其閣，時時咨嗟而已。明旦將行，封署其門，囑館吏曰：「俟吾回駕而後啓之。爾若潛開，禍必及爾。」言訖遂行。旬餘乃還，止於館，索筆硯，泣題其户曰：「恃勇禍必嬰，恃强勢必傾。胡爲萬金子，而與惡物爭！休將逝魄趨府庭，止於此館歸冥冥。」題訖，以筆擲地而失所在。執筆者甚怖，覺微風觸面而散。吏具狀申刺史，乃遣吏啓其户，而志忠與斑黑二犬，俱仆於西北隅矣。《廣記》卷四三八

李汾

李汾秀才者，越州上虞人也。性好幽寂，常居四明山。山下有張老莊，其家富，多養豕。天寶末，中秋之夕，汾步月於庭，撫琴自適，忽聞户外有歎美之聲，問之曰：「誰人夜久至此山院？請聞命矣。」俄有女子笑曰：「冀覩長卿之妙耳。」汾啓户視之，乃人間之極色也，唯覺其口有黑色。汾問曰：「子得非神仙乎？」女曰：「非也，妾乃山下張家女也，夕來以父母暫過東村，竊至於此，私面君子，幸無責也。」汾忻然曰：「娘子既能降顧，聊可從容。」女乃昇階展敍，言笑談謔，汾莫能及。夜闌就寢，備盡綣繾，俄爾晨雞報曙，女起告辭。汾意惜别，乃潛取女青氈履一隻，藏衣笥中。時汾欹枕假寐，女乃撫汾悲泣，求索其履，曰：「願無留此，今夕再至。脱君留之，妾身必死謝於君子。」汾不允，女號泣而去。汾覺，視牀前鮮血點點出户。汾異之，乃開笥視青氈履，則一猪蹄殼耳。汾惶駭，尋血至山前張氏溷中，見一牝豕，後足刓一殼。豕視汾，瞋目咆哮，如有怒色。汾以事白張叟，叟卽殺之。汾乃棄山院，别遊他邑。《廣記》卷四三九

崔商

元和中，荆客崔商上峽之黔。秋水既落，舟行甚遲。江濱有溪洞，林木勝絶，商因杖策徐

步，窮幽深入。不三四里，忽有人居，石橋竹扉，板屋茅舍，延流詰曲，景象殊迴。商因前詣，有尼衆十許延客，姿貌言笑，固非山壑之徒。卽升其居，見廷內舍上，多曝果栗，及窺其室，堆積皆滿。須臾，則自外齋負衆果累累而去。商謂其深山窮谷，非能居焉，疑爲妖異，忽遽而返。衆尼援引留連，詞意甚懇。商既登舟，訪于舟子，皆曰：「此猿猱耳，前後遇者非一。賴悟速返，不爾幾爲所殘。」商卽聚僮僕，挾兵杖，亟往尋捕，則無踪跡矣。《廣記》卷四四五

徐安

徐安者，下邳人也，好以漁獵爲事。安妻王氏，貌甚美，人頗知之。開元五年秋，安遊海州，王氏獨居下邳。忽一日，有一少年狀甚偉，顧王氏曰：「可惜芳艷，虛過一生。」王氏聞而悅之，遂與之結好，而來去無憚。安既還，妻見之，恩義殊隔。安頗訝之。其妻至日將夕，卽飾妝靜處，至二更乃失所在，迨曉方回，亦不見其出入之處。他日安潛伺之，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，至曉復返。安是夕閉婦于他室，乃詐爲女子妝飾，袖短劍，騎故籠以待之。至二更，忽從窗而出，徑入一山嶺，乃至會所，帷幄華煥，酒饌羅列。座有三少年，安未及下，三少年曰：「王氏來何早乎？」安乃奮劍擊之，三少年死于座。安復騎籠，卽不復飛矣。俟曉而返，視夜來所殺少年，皆老狐也。安到舍，其妻是夕不復妝飾矣。《廣記》卷四五〇

僧晏通

晉州長寧縣有沙門晏通，修頭陀法。將夜，則必就叢林亂塚寓宿焉。雖風雨露雪，其操不易，雖魑魅魍魎，其心不摇。月夜，棲於道邊積骸之左。忽有妖狐踉蹌而至，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，乃取髑髏安於其首，遂摇動之，儻振落者，即不再顧，因别選焉，不四五，遂得其一，岌然而綴。乃褰擷木葉草花，障蔽形體，隨其顧盼，即成衣服。須臾化作婦人，綽約而去。乃於道右，以伺行人。俄有促馬南來者，妖狐遥聞，則慟哭于路，過者駐騎問之，遂對曰：「我歌人也，隨夫入奏，今曉夫爲盜殺，掠去其財，伶俜孤遠，思願北歸，無由致。脱能收採，當誓微軀，以執婢役。」過者易定軍人也，即下馬熟視，悦其都冶，詞意叮嚀，便以後乘挈行焉。晏通遽出，謂曰：「此妖狐也，君何容易！」因舉錫杖叩狐腦，髑髏應手即墜，遂復形而竄焉。《廣記》卷四五一

按：本條明鈔本《廣記》作《纂異記》，待考。

薛夔

貞元末，驍衛將軍薛夔，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。多妖狐，夜則縱横，逢人不忌。夔舉家驚恐，莫知所如。或謂曰：「妖狐最憚獵犬。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，何不假其駿異者，向夕以待

之?」夔深以爲然，即詣西鄰子弟，具述其事，李氏喜聞，羈三犬以付焉。是夕月明，夔縱犬，與家人輩密覘之。見三犬皆被羈靮，三狐跨之，奔走庭中，東西南北，靡不如意。及曉，三犬困殆，寢而不食。纔暝，復爲乘跨，廣庭蹴踘，犬稍留滯，鞭策備至。夔無奈何，竟徙焉。《廣記》卷四五四

朱覲

朱覲者，陳、蔡遊俠之士也。旅遊于汝南，棲逆旅，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，姿容端麗，常爲鬼魅之幻惑，凡所醫療，莫能愈之。覲時過友人飲，夜艾方歸，乃憩歇于庭。至二更，見一人着白衣，衣甚鮮潔，而入全賓女房中。逡巡，聞房内語笑甚歡，不成寢，執弓矢於黑處，以伺其出。候至雞鳴，見女送一少年而出，覲射之，既中而走，覲復射之，而失其跡。曉乃聞之全賓，遂與覲尋血跡，出宅可五里已來，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。令人伐之，果見一蛇，雪色，長丈餘，身帶二箭而死。女子自此如故，全賓遂以女妻覲。《廣記》卷四五六

裴伷

唐裴伷，開元七年都督廣州。仲秋夜漏未艾，忽然天曉，星月皆没，而禽鳥飛鳴矣。舉郡驚異之，未能諭，然已晝矣。裴公於是衣冠而出，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。遽召參佐洎賓客至，則皆異

之。但謂衆惑，固非中夜而曉。卽詢挈壺氏，乃曰：「常夜三更尚未也。」裴公罔測其倪，因留賓客於廳事，共須日之昇。良久，天色昏暗，夜景如初，官吏則執燭而歸矣。詰旦，裴公大集軍府，詢訪其說，而無能辨者。裴因命使四訪，闔界皆然。卽令北訪湘嶺，湘嶺之北，則無斯事。數月之後，有商舶自遠南至，因謂郡人云：「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，忽遇巨鼇出海，舉首北向，而雙目若日，照耀千里，毫末皆見。久之復沒，夜色依然。」徵其時，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。《廣記》卷四六六

鄧元佐

鄧元佐者，潁川人也，遊學於吳。好尋山水，凡有勝境，無不歷覽。因謁長城宰，延挹託舊，暢飲而別。將抵姑蘇，誤入一徑，甚險阻紆曲，凡十數里，莫逢人舍，但見蓬蒿而已。時日色已暝，元佐引領前望，忽見燈火，意有人家，乃尋而投之。既至，見一蝸舍，惟一女子，可年二十許。元佐乃投之曰：「余今晚至長城訪別，乘醉而歸，誤入此道。今已侵夜，更向前道，慮爲惡獸所損，幸娘子見容一宵，豈敢忘德。」女曰：「大人不在，當奈何！况又家貧，無好茵席祇待。君子不棄，卽聞命矣。」元佐餒，因舍焉。女乃嚴一土榻，上布軟草。坐定，女子設食，元佐餒而食之，極美。女子乃就元佐而寢。元佐至明，忽覺其身卧在田中，旁有一螺，大如升子。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，意甚不安，乃嘔吐，視之，盡青泥也。元佐嘆咤良久，不損其螺。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，永絕

遊歷耳。《廣記》卷四七一

孫氏

有孫氏求官，夢雙鳳集其兩拳，以問占者宋董。曰：「鳳凰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。卿當大凶，非苴杖，即削杖。」後孫氏果遭母喪。《廣記》卷二七六

劉玄

宋中山劉玄，居越城。日暮，忽見一著烏袴褶來取火，面首無七孔，面莽儻然。乃請師筮之。師曰：「此是家先代時物，久則爲魅殺人。及其未有眼目，可早除之。」劉因執縛，刀斲數下，乃變爲一枕。此乃是祖父時枕也。《廣記》卷三六八

游先朝

廣平游先朝，喪其妻。見一人著赤袴褶，知是魅，乃以刀砍之。良久，乃是己常著履也。《廣記》卷三六八

按：以上三條魯迅輯《古小說鉤沉》均收入郭季產《集異記》，附錄備考。

朱休之

有朱休之者，元嘉中，與兄弟對坐之際，其家犬忽蹲視二人而笑，因搖頭而言曰：「言我不能歌，聽我歌梅花。今年故復可，那汝明年何！」其家斬犬不殺。至梅花時，兄弟相鬭，弟奮戟傷兄，收繫經年。至夏，舉家疫死。《廣記》卷四三八

按：此條記晉元嘉中事，不類薛著，疑亦出郭季產《集異記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七〇引《述異記》與此略同。

張華

張華字茂先，晉惠帝時爲司空。于時燕昭王墓前，有一斑狸，積年能爲幻化，乃變作一書生，欲詣張公，過問墓前華表曰：「以我才貌，可得見張司空否？」華表曰：「子之妙解，爲無不可，但張司空智度，恐難籠絡。出必遇辱，殆不得返，非但喪子千歲之質，亦當深誤老表。」書生不從，遂詣華。華見其總角風流，潔白如玉，舉動容止，顧盼生姿，雅重之。於是論及文章，辨校聲實，華未嘗聞此。復商略三史，探賾百家，談《老》、《莊》之奥區，披《風》、《雅》之絕旨，包十聖，貫三才，箴八儒，擿五禮，華無不應聲屈滯，乃歎曰：「天下豈有此年少！若非鬼怪，則是狐狸。」書生乃曰：「明公當尊賢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奈何憎人學問！墨子兼愛，其若是耶！」言卒，便請退。

華已使人防門，不得出，既而又謂華曰：「公門置甲兵欄騎，當是疑于僕也。將恐天下之人，捲舌而不言，智謀之士，望門而不進。深爲明公惜之。」華不應，而使人禦防甚嚴。豐城令雷煥，博物士也，謂華曰：「聞魑魅忌狗，所别者數百年物耳。千年老精，不復能别，唯有千年枯木，照之則形見。燕昭王墓前華表，已當千年。」乃遣人伐之。使人既至，華表嘆曰：「老狸自不自知，果誤我事！」于華表空中，得青衣小兒，長二尺餘，將還至洛陽，而變成枯木。燃之以照書生，乃是一斑狸。茂先嘆曰：「此二物不值我，千年不可復得！」《廣記》卷四四二

按：此條本事亦見《續齊諧記》及《搜神記》（二十卷本卷十八、八卷本卷四），文字略異，疑非薛著，附録備考。

鄭絪拜相

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，忽有物投瓦礫，五六夜不絶。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，瓦礫又隨而至。久之，復還昭國。鄭公歸心釋門，宴處常在禪室。及歸昭國，入門，蟢子滿室，懸絲去地皆一二尺，不知其數，其瓦礫亦絶。翌日遂拜相。此最爲靈異也。《分門古今類事》卷四

按：此條《廣記》卷一三七引作《祥異集驗》。

附録

《唐書·藝文志》丙部小説家類：薛用弱《集異記》三卷。字中勝，長慶光州刺史。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小説類：薛用弱《集異記》一卷。

鄭樵《通志》卷六十五藝文略史類第五：《集異記》三卷。

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三下小説類（王先謙校本）：《集異記》二卷。右唐薛用弱撰。集隋唐間談詭之事。一題《古異記》。首載徐佐卿化鶴事。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卷二百十五小説類：《集異記》二卷（引晁氏語）。

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三十六《二酉綴遺》：《集異記》，河東薛用弱撰。載王之焕酒樓事，大

非實録。且昌齡、適集中，絶少與之涣倡酬詩。又蕭穎士遇二少年，謂似鄱陽忠烈王，穎士實八世孫，聞言大駭。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，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，忠烈貌如生，因知穎士狀類。此理或然。而《原化記》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，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，見穎士貌酷肖，不覺咨嘆。則《集異》所載誠有之，而《原化》因附會以爲神仙。第茂挺身遇此事，不自紀而人紀之，何耶？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四二小説家類：《集異記》一卷。薛用弱撰。案《唐書·藝文志》載用弱字中勝，長慶光州刺史，其里籍則未言。此本卷首題曰河東，然唐代士族，率題郡望，劉必彭城，李必隴西，其確生何地，則未之知。《三水小牘》（案：此條見《太平廣記》三一二卷所引）載其大和中自儀曹郎出守弋陽，爲政嚴而不殘。蓋在當時稱良吏，其事蹟亦無考也。是書所記十六條，晁公武《讀書志》稱其首載徐佐卿化鶴事。此本正以此條爲首，與晁氏所記合，蓋猶舊本。其敍述頗有文采，勝他小説之凡鄙，世所傳狄仁傑集翠裘、王維《鬱輪袍》、王積薪婦姑圍棋、王之焕旗亭畫壁諸事皆出此書。其《良常山新宫銘》，洪邁《容齋隨筆》推爲奇作。蘇軾《與子過詩》所謂「爾應奴隸蔡少霞，我亦伯仲山玄卿」者，即用其事。卷帙雖狹，而歷代詞人，恒所引據，亦小説家之表表者。陳振孫《書録解題》（按：係晁氏《讀書志》之

誤。）謂是書一名《古異記》，然諸家著録俱無此名，不知振孫何本。又唐比部郎中陸勳亦有《集異記》，與用弱此本名同，故《文獻通考》題勳書曰《陸氏集異記》，以別於用弱書焉。

鄭振鐸《世界文庫》印《集異記》序：《集異記》二卷，唐薛用弱撰。《唐書》（卷五十九）云：用弱「字中勝，長慶光州刺史」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云：「《集異記》二卷，唐薛用弱撰。集隋、唐間談詭之事。一題《古異記》。首載徐佐卿化鶴事。」正和今本相合。惟《唐書·藝文志》作三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則作一卷，不知係卷帙分合的不同，還是内容有所逸失。《集異記》所録僅十六則，但像《集翠裘》、《王維》、《王渙之》諸文，尤爲後來作家所取資。狄仁傑事，清人裘璉曾作雜劇《集翠裘》。王維事，明王衡曾作雜劇《鬱輪袍》。而以旗亭畫壁事爲題材的戲曲尤多。